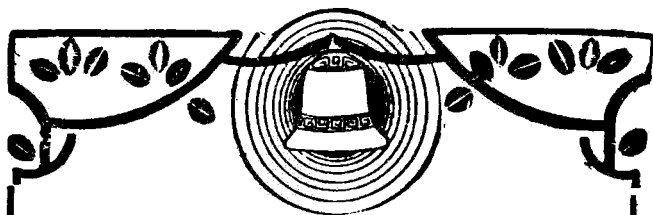


國文精選叢書

學術思想論文集

葉楚儉主編
穆濟波編註
胡倫清校訂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京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初版

國文精選叢書

學術思想論文集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發	印	發	校	編	主
行	刷	行	訂	註	編
所	所	人	者	者	者
正	正	吳	胡	穆	葉
中	中	秉	倫	濟	楚
書	書	常	清	波	儉
局	局				

(635)

編例

一 本集遴選吾國主要學術思想論文，凡三十二篇，分爲八組，計每組四篇。
二 略依時代先後，八組計爲：

- (一) 詩書之部上，
- (二) 詩書之部下，
- (三) 論孟之部上，
- (四) 論孟之部下，
- (五) 周秦諸儒之部，
- (六) 漢晉諸儒之部，
- (七) 唐宋諸儒之部，
- (八) 宋明清諸儒之部。

三 全書依據史實，以儒家代表中國學術思想之正宗，周秦諸子，另見先秦文學選，茲不具列。

四 本書爲國文精選叢書之一，作高中以上國文自修及選科用書，目的在輔助教學研究，爲進修中國學術思想史者，作初步之準備。

五 歷代有關學術思想之主要論文，已見於初版拙編高中國文第五六冊者，茲不再選，以避免重複。

六 每組之前，各附引言一首；每組之後，另附敍錄一首；對於原書大凡，當代學術思想發展形態，所選論文，在學術思想史上之關係，一一提述，可作簡要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讀。

七 每篇之後，附以旨趣註釋及作者傳略，於全篇主要思想，行文大意，應加詮釋字句，均依次序列，以備參證。

八 本書限於篇幅，各代有關學術思想之重要文字，選錄容有未周，自抒獨見，不免固蔽，至希賢達，賜以校正。

序言

一

人類生存經驗，積久而愈富，人類之生產技術，亦愈久而愈高。人類之生存不滅，人類之生存經驗亦永續不滅；人類之生產量增加，人類運用智慧以開拓其生存能力之時間亦增加。

積千萬人數千百年之生存經驗與生產技術之進步而歸納之，使成爲若干具體的系統的原理與方法，是謂學術。

如何歸納人類無限之生存經驗，與如何分別若干之生產技術而成爲應用有效之原理與方法？如何應用此原理與方法以因應於無窮之事物物？且可由此而演繹爲無窮之原理與方法，更用之以探索一切事物物未來之變化？是謂學術思想。

學術者，人類由生存經驗生產技術中所獲得之一切智慧與能力的總和；學術思想者，人類生存經驗與生產技術中一切智慧與技術之昇華作用。

生存經驗爲社會生活之基礎，生產技術爲經濟生活之基礎，人類之社會組織與經濟結構均

有賴於是。人文進化之社會，其社會組織與經濟結構，互相調整，人類之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亦平均發達；反之，人文進化苟停滯於一定之階段，其本身之社會組織與經濟結構，必不健全，人類之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必有所偏畸，或同一貧乏。學術思想者，所以改進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使人類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皆得以相當滿足之原動力也。

一一

人類之一切生存活動，大別之可分為體力勞動與觀念勞動二大端。原始社會僅有體力勞動而無觀念勞動，社會愈進化，勞動之分工乃愈密。

學術思想家之責任，除儘量應用人類生存經驗與生產技術所應有之知能，以求獲得更高之效果而外，尤負有推進人類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之責任，使社會組織與其經濟結構更得相互的調整與諧和，個人以至社會一般人之精神生活或物質生活皆能均平發達，無所不足。故其活動，雖完全屬於觀念勞動，然必須能直接指導體力勞動，保護體力勞動，與體力勞動者為一致之進展。

生產技術尚未發達之社會，人人生存上需要體力勞動量極大，無充裕之時間，得以各自發展

其觀念勞動。然亦因生產不足，人人生存上感受莫大之威脅，不能不力求生產技術之增進與社會財富之充實，學術思想之醞釀，乃必然發生。此時期苟有一二學術思想家能積人類生存經驗所已知以求其所不知，推當時生產技術之已能以進於其所不能，或直接指導勞動生產，或平均分配勞動生產，使社會生產量特別增加，社會組織及其經濟結構更加穩定，社會文化之進步，必因而蒸蒸日上，則觀念勞動大於體力勞動之效益，可得確切之證明，羣衆對於學術思想家之擁護與感謝，將無所不用其極。

若社會文化，流入於一固定型範，觀念勞動者，不能直接指導體力勞動，學術思想之發展，且與生產技術漸次隔離，使從事生產勞動者，毫無技術之改進，一方社會組織與其經濟結構，又喪失其調整作用，甚且因而全部動搖，此時時代之苦悶，日日增加，自亦足以促起學術思想之發達。然於社會之改善，必無多大之效果。或因社會形態之遷變，而使學術思想之進步更反受其拘束，為變形之發展，社會文化之機，必且因而停滯不進。觀念勞動者之實際效益，隱而不彰，甚且流為社會進化之阻礙，必為體力勞動者之所不滿。

故學術思想之發生及其進展，均有賴於社會文化之推移，社會文化之進展，亦有賴於學術思

想爲之開拓。二者互爲因果，相倚相伏，相引相推，而其關鍵則在於觀念、勞動與體力勞動者之能否切實互助，其活動之關係，是否一致。

三

今且以此標準，進而衡量吾國學術思想進展之大概。

荒古時代，人民獠獠，生存經驗既少，生產技術尤爲幼稚，體力勞動，日不暇給，固無所謂學術思想也。有之，則感於神力之偉大，不可測識；感於物力之頑強，不易控制，敬神拜物以求其不爲人害之宗教觀念而已。在此時期，人人努力於體力勞動以企求生產量之增加，宗教思想乃由此一念而漸次發展，卽有學術思想之萌芽，亦爲宗教思想所統制，當時之巫覡，操民衆信仰之權威，無異最高之學術思想家，夷考今日所傳五帝三王以上之史實，尙不少其遺跡。

久之，人類生存之要求，不得不以人力多向物力企求開發。才智者利用其過人之才智，漸知試用人力以控制天然，役物以爲人用。由是而漁獵而畜牧而耕稼之生產技術日日增進無已，由羣居而氏族部落而封建國家社會之組織亦日日增進無已，才智者不斷顯示其卓越之才智，自以爲若

有神助，羣衆亦以其才智之卓越，驚以爲天神，羣力效命之結果，社會組織既日臻於擴大與鞏固，生產技術及其生產量，又日進於豐富與高明，負此才智之王者，遂益爲天下所歸往。此時期之宗教思想，已由「神的崇拜」而漸次代之以「人的崇拜」，又因人事之返映，由多神以統制於一主宰神，然一切人事，仍以神意爲依歸，學術思想尙未完全脫離宗教權力之範圍。歷史上名之爲神權時代。此時期之學術思想家，不爲王者，卽爲王佐，堯舜禹稷湯武伊周，凡所措施，皆各自有其實效。王官之職，則各以其世業，祖孫父子服從王事，弼成王者開物成務之盛德大業，一切學術思想，俱由此王者開物成務之事實的需要而發生，亦卽緣此開物成務之路綫而進展。社會生活，物力與人力相互發展，人民之生存直接得此安全保障與勞動指導，故千數百年間，無特殊之變化。

自周道衰，王綱墜，豪強兼併之局開，侵奪暴亂之禍作，過去之社會組織既已崩壞，經濟結構復因人口膨脹，無復土地分配之故而全部動搖。王官之學，散在四方，孔子刪定六籍，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又養徒三千，有教無類，而私家講學之風以起。其後鄒魯縉紳之士，三晉權謀之徒，各以其學求爲世用，南方之學者無以救當世之亂，遂欲遺棄現實，塊然獨處，燕齊方士乃益詭幻造爲陰陽五行荒誕不經之說，以游弋世主，於是異端紛起，雜說並陳，紛然淆亂而不可理。孟子述孔子

以堯舜公天下之心，行禹稷饑溺天下之志，欲均田制井，使民菽粟如水火，仰事俯畜，無所不足，然後更進於倫理教育之休明，以爲求治之根本，不爲湯武，則爲伊周，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卓識偉志，可謂超越各家，然當世諸侯，無可與有爲者，商韓之徒，則僅知求近功，圖速效，以耕戰之術謀富強，秦人雖因其策以力征經營天下，而卒無以安天下。

凡此諸家思想學術之紛紜，雖皆起於時代之苦悶，欲求解除當世之困阨，然不必俱能裨益當世。其有益者若孔若孟，又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徒託空言，無以期諸行事，而王政之理想，後世僅能於詩書六藝中求之。漢魏而降，二千年中，中國之社會組織及其經濟結構，永久停滯於君權政治與農業經濟的封建社會，一切文化均建築於私有土地制度，與租稅政策兩大柱石之上。人民生產勞動，不能普遍地享有學術思想家之技術指導，而觀念勞動之流，又徒知阿世以苟取富貴，在上則衣租食稅，供私有天下者爲無窮盡之剝削，在下則守一經，明章句訓詁而已，學術思想無可以經綸天下者，故內則盜賊羣起，外則四夷交侵，五胡十六國迄於南北朝，幾陷於黑暗時代，內不足者求之於外，而隋唐以來印度文化之輸入，遂爲宋明兩代心學之導源。

四

總括吾國三代以迄宋元明清學術思想之大勢言之，惟儒家之學術思想綜貫古今，爲吾國學術思想史上之正宗，亦惟儒家學術思想可以爲吾國學術思想界之代表。其陶育吾國國民之民族性最深，於社會文化之進展影響亦最大。儒家之所謂學者，一言以蔽之曰「人學」，所謂術者，一言以蔽之曰「治術」，學術思想終不出於人治與治人之範圍。人治之要爲知人知天，成己成物，分而言之則曰仁，曰知；治人之要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概而言之，則曰禮，曰義。在此二千數百年中學術進展之現象，由「人的覺醒」而「自我的認識」而「心力的發展」。其思想之主題則爲「現實的人生與自我之充實」，其態度則爲「天人合一」「心物交養」「剛柔得中」「動靜惟和」。其源皆導始於孔子之言「仁」，其後曾子之言忠恕，子思之言明誠，孟子之言義，荀子之言禮，下而至於漢儒之正誼明道，宋儒明儒之主敬存仁，皆此人學一貫之發展。

蓋儒家之精神，在於明人倫，重實際，尙自彊，崇正義，與道家之貴天道，主虛無，返自然，守素樸者不同，卽名法諸家之經世用，急功利，裁抑自我，重權勢，尊名法者，亦主張各別，道家偏於陰柔靜默，於

人生之態度爲放任的，名法諸家剛健果銳，於人生之態度爲裁制的，惟儒家恢宏自我的積極精神，以生民之福利爲其活動之標準，知世運之有升降，因時制宜，與世推移，不消極，不保守，亦不爲強制於人生之態度爲最適合。

雖然，學術思想之發展，不能不受社會文化之影響。春秋以降，學術思想雖云發達，而爲此觀念論者，既久已與生產民衆絕緣，豪強兼併之局，又適足以造成統治階級之專制，儒家之根本思想——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既與之爲正面之衝突；「民貴君輕」與「聞誅一夫」之說，又無異與以當頭痛擊；正經界，制耕地，富而後教之政策不行，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一切修齊治平之學，均成空想。秦人任法以爲治，則李斯曲學以阿世；漢高輕儒生，則叔孫通闔然自媚以取容；人主以富貴驕人，人臣以逢迎事上，儒者益超然自引，不與內多欲而外仁義者持一日之短長，故兩漢之訓誥，魏晉隋唐之註疏，間或保存師說，微見大端，然爲功名利祿所趨者，亦所在而有。迄印度文化輸入，而魏晉以來清談之玄學，乃與佛學合流，遺棄現實，益與儒家之精神相遠。此則誠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有愧於生產民衆者多矣。韓愈太息長喟，以爲「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者，卽是故也。

佛氏老氏之學，下者以神象立教，使無知之民衆，頂禮膜拜，忍受現世之痛苦而祈禱來生，宗教的迷信，足以毒害人羣之進化；上者窮極宇宙本體之究竟，心識名相之有無，蔑棄人生，超越現世，雖亦自有其哲學之系統，而空虛無用，亦無補於人羣之進化，然而儒家之思想則已飽受印度文化之洗禮，宋明諸儒，言心言性，窮理盡命以至於用，要不過爲個人心性之修養工夫，於治術益荒矣！故遼金元清皆以外族入主中夏，爲更深一層之壓迫。清儒薄宋明理學之空疏，倡爲漢學，民族精神得以振作，同時歐美文化漸次輸入，民主民有民享之政治思想，不期而喚起民本主義之甦生；物質的科學文明之進步，足以啓發利用厚生之道，社會科學發展之結果，人羣之關係，益得以切實證明。居今日而言學術思想，蓋已由哲學的推想時期，漸進入於科學的論證之時期，故復由漢學而上追周秦之際，遠溯三代以前，將返本復始，對於時代文化作一澈底之總清算。儒家學術思想之真面目，或可由此而益著明，蓋未可知也。

茲編之目的，卽在於顯示儒家精神之適應時代性與其交受印度文化與歐美文化混和之影響，編者學力有限，或有不能自申其說之處，謹略識其所見如此，惟讀者有以諒之。

中華民國廿五年八月穆濟波序於南京寓廬

第一組 詩書之部上

一 詩·大雅·生民

二 詩·大雅·篤公劉

二 詩·大雅·緜

四 詩·大雅·大明

以上四篇，爲古代詩史，可見吾華農業初期民族文化之始導。

詩有風雅頌三體。自其詞言之，風爲民間自然感發之歌謠，雅爲朝堂典制之作，頌則郊廟奉祀之樂曲舞辭。自其聲言之，風爲四方風土之音，雅爲中州之正聲，或被絃管，或諷或誦，頌則別有其舞踊之節，偃仰之容，必聲音容貌動作三者均與樂律相協。以今例之，風如抒情詩，雅如敘事詩，頌則劇詩也。

本組各篇，都屬雅詩，次於大雅，篇中追述周家先世民族之肇端，中世播遷之遺跡，近世創業之艱難與開國規模之始立，實爲吾國最古之史詩，其民族間上下一心，臨難不懼，欣榮奮勉之氣，充溢行間，讀之足使人振發。

一 詩·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吾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不圻不副，○無菑無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

麻麥懷懷，爪戾嗥嗥。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弗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實褒。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卽有邵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𥝌維糜維芑。

恆𥝌之秬，是獲是畝。

恆之糜糜，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𥝌或簸或蹂。𥝌

釋𥝌之叟，𥝌蒸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𥝌

取羝以軼，𥝌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𥝌盛于豆，于豆于登，𥝌其香始升。

上帝居歆，胡臭亶時。𥝌

后稷肇化，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旨趣】

后稷名棄，初生，母不之育。以其長而能教民稼穡，爲後世開創農業生產之資源，神其藝者遂神其人，乃附會以少時棄而不育之種種異徵，謂由其母感天而生。至其種植之功，疑亦若有天授天相。此詩傳述上古神話，歷歷如繪，當係周家開國前後，子孫故寵神其先祖以取矜於四方民衆者之所爲。全詩均以崇祀上帝爲其中心，自感帝受生，丕寧丕康，以赫厥靈，至於誕降嘉種，以迄后稷肇祀，上帝居歆之種種虔誠昭敬，獨邀天眷，言之津津有味。以今日眼光觀之，雖若可笑，但此種神靈的崇拜，祖宗的崇拜，固原始風俗如此，實爲後世一切學術文化之初基，并可見上古開創生產文化者影響於後世之大。周家以農業經濟社會，肇啓吾國學術思想之淵源，亦可以備見于此矣。

【註釋】

○姜嫄 姜，女姓；嫄，其名。史稱：姜嫄，有部氏之女。炎帝之後，得姓曰姜。其氏族初居西嶽，爲中國之侯伯，其後西徙，顯於西戎。

○禋祀 禋，敬記，禮也。○克禋克祀，猶云環敬盡禮，所以昭事上帝也。禋，小祭名，以其聯帶關於上帝，故曰禋祀。

弗，弗，同拂，去也。去無子，祈有子也。箋云，弗之爲言祓也。祓除無子之不祥，所以祈嗣。

履帝武敏歆。履，踐也。帝，上帝。武，步也。迹也。敏，同拇，拇指也。歆，感也。言出踐帝之迹而忻然受感，於是**有娠**。鄭箋所據乃

古史傳說，與毛傳釋義謂姜嫄從祀高禘，踐高辛氏之迹，將事齊敏，帝受其饗者不同。

攸介攸止。介之言界也，謂其別居。止，處也，謂其獨處。攸介攸止者，猶云爰居爰處，古之常語也。

載震載夙。震，同妊，同娠。春秋傳曰，后纘方娠，今作震。震與娠通假。夙，同肅，敬以自持也。

誕發語詞。毛傳訓大，大亦語詞，如書云：「大不友于弟，大不克恭於兄。」大卽誕也。本篇各句及文王「誕先登於岸」

例同。

達，達，羊子也。說文，羸，小羊也，達卽羸之借字。羊七月而生羔，薄胞而下，其產獨易，此以爲喻。

坼副，坼，勑宅反，音擇。天久旱，田廬龜裂曰坼。副音劈，判也，剖也，與闢同。兩皆以喻母體之無所傷損。

不寧不寧，不，丕也。不寧，不康，猶云丕寧不康也。不寧丕康者，謂上帝是依，於闕宮之頌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意

與此同。

腓字，腓當讀如豚隱之腓，謂隱蔽之勿使受寒。字，乳也，乳育也，謂愛撫之。與下覆翼相對成文，毛傳謂腓爲辟，史記述

謂牛羊過者皆避不敢踐，非也。

芻，芻，長也。箋謂始能坐，託大也。箋謂張口嗚呼也。

岐嶷 岐嶷今習以爲頭角崢嶸之貌。《漢書》訓岐爲意有所知，嶷爲貌有所識，未確。或謂岐當作歧，與跂足之跂通。嶷當爲
伋立之伋，今作凝立之凝，謂其能舉踵，能凝立也。

荏菹 荏菹，戎菹也。今之大豆。荏，同任，大也。

役 役，列也。《說文》引此句作禾穎稷。又，服也。禾藁之外皮謂之服。《書》「三百里納桔服」注，服，藁役是也。服，《說文》亦
作釋。

有相之道 《傳》箋皆云有相助之道。《通釋》又云有相視土宜之道。未確。相，疑爲古之教民稼穡者。如殷之先君有相土，夏
有帝后相，皆名相是也。

蕡 蕡，治也，又拔也。亦同拂，除也。

黃茂 黃，嘉穀；茂，美也。

苞，種，稂 方，始也。方爲苗生之始，猶才爲草木之初，方之爲言分也，放也。苞，穀始生苗，包而未舒之象。種當讀如左傳
『余髮種種』之種。謂苗始生出其短淺也。稂，如《漢書》「稂然舉首」之稂，謂苗日漸滋長也。

發，秀 發，起也。《箋》云發管，謂禾之莖能高舉也。秀，謂成穗。

穎，粟 穎，禾末垂穗；粟，穀實也。穀初熟曰粟，謂其粟栗然衆且多也。

卽有部家室 部，他來反。有部氏故居，今陝西武功有大簾城，云卽其處。后稷就母家以成業，故曰卽有部家室。《史記》

【胡臭瓊時】箋云，「胡之言何也。實，誠也。若曰何芳香之誠得斯時乎。」此解大費思索。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香之大者。士冠禮有「嘉薦實時」句與此同。實時，猶云誠善也。

二 詩·大雅·篤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

迺場，迺疆，迺積，迺倉。

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

迺陟南岡，迺覲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

跼蹐躋躋，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且長，既景迺岡。

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

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度其夕陽，爾居允荒。

篇公劉于爾斯館。

涉渭爲亂，取厲取鍛。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夾其皇澗，溯其過澗。

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旨趣】

周之先，自后稷以農作教民，始居有邠。遭夏之亂，子孫竄伏戎狄之間，遷徙往來無常處。至公劉迺定居於豳，迄其子慶節以下，實爲豳公。史稱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之思其德。此七月之詩等所由作也。本篇紀述公劉始遷之初，如何廣事儲備，戒飭行李，既遷

之際，如何安輯撫循，探測開拓；得地之後，如何歡欣鼓舞，宴享招來；安處以後，又如何施政治理，建設一切；不啻畫出一幅古代氏族移徙圖。篤公劉以民族之首領，對於生產的開發之指導，固足以富厚其流離轉徙之一氏族羣，而周家原始的氏族羣力之活躍，亦可備見於此。此中除利用天然的地力水力之外，耕器之進步亦屬重要之一端，富庶之速，當基於是。

【註釋】

① 篤公劉 公劉，后稷之曾孫，篤厚也。美稱。擬於後之謚法，傳謂公劉世居於部，遭夏追逐，自處於豳。

② 場 音亦，封十以爲界，所以樹境以自別也。

③ 積 委也。露積曰灰，有屋曰倉。

④ 餼糧 糗糧曰餼，亦曰餼。餼之爲言厚也。

⑤ 藁藁 小曰藁，大曰藁，一曰有底曰藁，無底曰藁。然亦通用。

⑥ 思輯用光 輯，和治也。思和治其民以圖光大其業。

⑦ 千戈戚揚 千，盾也。戈，勾戟也。戚，斧也。揚，鉞也。皆軍器，所以戒行也。

⑧ 晉原 傳，晉，相也。箋，廣巨曰原。謂相此豳阜之原地以居其民也。按晉當是地名，斯原者，乃方施以豳牧，圖爲原地也。

⑨ 旣順迺言 順，習其事，宣明其教。民旣得所，則安其居，故無永歎。

○嶽 音鮮，小山別於大山者。

○舟 舟，承受器名，此用作動字，何以舟之，猶云何以奉之也。

○鞞 上曰鞞，下曰鞞，鞞，秘也；以瑤爲之。瑤亦作琫，石之美者似玉。琫以玉爲之，皆所以爲刀飾也。

○溱原 溱以「溱原」爲廣原，不作專名解，按詩意言之，「晉原」「溱原」皆公劉率其民未至豳以前之居留地，初擬居其間，繼乃更陟南岡，觀得新地，遂以自廣，且以新地之大，處其大衆者。緜「肆來晉字」可證晉爲豳之故居也。又「周原膺膺」周原與「晉原」「溱原」同例。

○京 乃觀于京 京，地名。周之京，亦猶殷之亳，不一其地。其初所稱之京邑，久而移徙，亦別稱京，如文之囂，武之鎬，皆是也。此所云京，當是豳邑所在之地，初陟南岡之所觀者。

○京師 京，大也。師，衆也。又山脊曰岡，絕高者謂之京。京師，謂其地高亢，可以處大衆，據險以自守，其後乃沿用爲天子所居之地曰京師。

○廬 于時廬旅 廬，舍也。旅，寄也。初得原地以自廣，未遠有宮室宗廟之制，故曰廬旅。

○曹 乃造其曹 造，往也。曹，羣也。筵几既設，賓主即位，乃使人往其牧羣所在之地，執豕以爲牲。

○君之宗之 國之主曰君，族之長曰宗，公劉所遷之民，皆其族屬，今始居豳，亦以族建國，故爲之君，即爲之宗。

○陰陽 陰陽，謂日影之所出入與寒煖之所宜也，公劉考于日影所布，參之高岡所屏蔽，則陰陽可別，皆得其宜。

○三軍 軍，旗也。三軍，猶言三軍也。古者軍必有徽幟以相別，公劉初立國，編其民爲三軍以明教戰，爲周家兵制之始。

○徹田 徹，通也。統計田數以定賦稅，使什一之制遍於郊野，故曰徹。此周家田賦之始，與貢助之法不同。

○夕陽 山之西曰夕陽。

○允荒 允，信也。荒，大也。允荒，謂幽地廣且大，可以安處。

○亂 絕流而渡曰亂。

○厲鍛 厲，粗石，所以礪也。鍛，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渡渭而南，資於南山之石以利器用，伐取材木。

○皇澗 皇澗，過澗，皆澗名。幽居流泉所在之地。

○止基適理 止基，所居之地。適理，猶云居處旣安。理，治也。傳曰：宮室之功上而後疆理其田野，較其夫家人數，則衆且繁。

考其物用，則富且足。

○止旅適密 旅，衆也。寄也。密，集也。皇澗過澗之左右，居民日衆，各安其居，人口日益富庶矣。

○芮鞠之即 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即，就也。皇澗過澗水源之地，左右岸曲，民皆即之以爲居，無曠地利。

三 詩·大雅·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賈父，陶復陶穴，曰未有家室。

古公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曰膳廡，曰董荼曰如飴。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曰迺召司徒，曰俾立室家。

其繩則直，縮曰版以載，曰作廟翼翼。

揀之曰陧陧，曰度之曰薨薨，

築之登登，削屢曰馮馮。

百堵皆興，鼙鼓曰弗勝。

迺立皋門，曰皋門有伉。曰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曰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柞械曰拔矣，行道曰兌矣。

混夷曰駮矣，維其喙曰矣。

虞尚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

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旨趣】

史記周本紀，公劉居豳以下，凡九世而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來攻，欲得其地與民，古公亶父以爲殺人之父子而君之，所不忍爲，乃率其私屬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孟子述太王去邠，略與此同。

此詩則未述所以去豳之故，然其追言周民族之始居沮漆也，固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可知九世以來，部落繁廣，亦不過由廬旅而穴居已耳。迄古公之世，更自衍宇而至周原，地力日拓，富力日增，五官既立，百堵皆興，建築之功，始見諸吟詠，至其交通之發達，墾闢之強盛，至於震駭夷

狄，使不敢犯，而鄰邦服其威信，來質厥成，隱然執西方諸侯之牛耳，則所謂太王實始有剪商之志者，豈虛語哉？周家王業之基，由於國力之滋長與文化之開拓，當於此詩見之。

【註釋】

① 瓜瓞 大曰瓜，小曰瓞。凡瓜之垂實，近本者小，蔓延者大。

② 沮漆 沮水，漆水二水名。禹貢：「漆沮既從。」在雍州。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出漆縣西。孔安國書傳：謂沮亦

曰洛水。水經注：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說文俞山作岐山）。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胡山，東入於洛。按：水在今陝西郿縣南，俗名曰水，源出陝西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耀縣，沮水東南流來會，名曰石州河，又東南流經富平，合清澗水注于渭。沮水一名宜君川，古與洛水合，自鄭渠廢，今不復通。

③ 陶復 復，說文引作覆，覆地室也。旁穿墜土，崖岸爲之，今陝西尙多有之，俗謂之曰窯，曰窯，墜地累土而下則曰穴。

④ 周原 周原在岐山之南，漆沮之間。

⑤ 旛旛 旛旛，韓詩作旛旛，音梅，通作每，說文：每，草盛上蒿也。左傳：「原田每每。」同意。

⑥ 葦荼 葦，蓄苦葦，今曰葦葵。荼，苦菜，今之苦苣。

⑦ 司空 司空掌營國邑。

⑧ 司徒 司徒掌徒役之事。

①縮 傳，乘謂之縮，縮，直也，乘當作繩，縮版，卽直版也。縮，縮訓束。

②載 栽之借字，栽，植也，樹也。築牆立版必先植木以相支拄。或曰，載，始也。

③揀 傳，揀，藥也。選，揀，桴也。築牆者桴聚土壞，盛之以藁，桴，聚也。引取土成聚曰桴。揀，音俱，亦音鳩，藁土籠，亦曰桴。

④陔 陔 當作陔，陔，讀如仍仍。仍，仍，衆也。

⑤度 度，授也，填也。

⑥剝屨 屨當作屨，同屨，高出者曰屨，曰屨，今龜背者曰屨。木之皴腫者謂之苻，苻，車蓋中高而旁下謂之枸，人病頸者曰瘻。土之高壠曰培塿，均同。削屨者削去牆上之隆起處，使之平且堅也。

⑦鼗 傳，鼗，大鼓，長一丈二尺。通作皋，皋之音告也。皋鼓所以告衆以勸役也。

⑧皋門 王之郭門曰皋門，正門曰應門。

⑨亢 同亢，亦作閼，高門曰閼，亢，高也。

⑩冢土 大社也。凡國有大事，起大衆，必先有事乎社。社之所祀，土神也。

⑪梓械 梓，欒樹。械，白桧。叢生塞路者。

⑫兌 兌，途也。

⑬混夷 夷狄之一種，亦作昆夷。

○駟 突也。驚走奔竄曰駟。

○瘞 同瘵，晉語，余病瘞矣，韋註，瘞，瘵氣貌。困極而息，其音咽然如不勝。

○虞芮 二國名。周之近鄰。虞在陝之平陸，帝舜之後，是爲西虞。芮在陝之同州芮城，二國皆在岐周之東。

○蹶 動也，興起也。蹶訓爲興，猶亂訓爲治，汚訓爲潔。文王見歸周者日衆，乃蹶然而起，有剪商之志焉。

○疏附 率下親上曰疏附。

○先後 相道前後曰先後。

○奔奏 喻德宣譽曰奔奏。

○禦侮 折衝突敵曰禦侮。

四 詩·大雅·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④ 大邦有子，俛天_④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纘女維莘。

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彭彭，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旨趣】

詩有無其事而後史塗附之者，如以姜嫄爲帝嚳元妃之說是也。詩有有其事而後史不傳者，如此篇明言文王之元妃爲『大邦之子，倪天之妹』，其繼妃有莘氏乃篤生武王者，而毛傳以爲大邦之子卽武王之母太姒是也。按周世多與姜姓通婚，若姜嫄、太姜均是。惟王季文王兩代，國力強大，所娶者東方鉅族之女。易有『帝乙歸妹』云云，久失其解，證以此詩，應屬一事。今以殷代甲骨文字考之，當時殷周二族，時有相寇之事，至於匪寇婚媾，是否如春秋王姬歸齊，秦晉匹敵之例，都未可知，或者更如後世以公主遣嫁單于，遠適烏孫吐蕃，在殷商方面亦不失爲一撫綏強敵之策。

本篇所述，卽王季文王兩世內娶之事，鋪張揚厲，得未曾有，其詞若甚喜焉。此與匈奴自以

爲漢家天子之甥者殊無以異，文武之母，太任太姒均來自中國，於當時東西文化之交通，不無相當影響，所惜文武尊商，與春秋楚王之滅鄧爲同一兼併母家耳。王季伐戎，武功之盛，見竹書紀年，文王伐崇，伐密，侵阮，徂共，別見皇矣，茲不贅。

【註釋】

○天雖忱斯 忱，信也。天之意雖信者，以天位殷適，宜若不易，然以紂之惡，自絕於天，天竟改厥元子，以周代殷，是天命固無常也。

○挾 達也。使不挾四方者，謂使其教令不行於四方，是四方共叛之也。

○回 違也。不回，猶云無違。

○大邦有子 大邦，對殷而言，書有「大邦殷」可證。大邦之子，疑與帝乙歸妹爲一事。又「子」亦殷商之姓。稱「子」猶稱「姬姜也」。詩「彼宋之子」是也。

○覲 傳，覲，覲也。義所未詳，疑覲當作覲然之覲。

○纒 纒，維也。文王擬聘有莘氏之女，卽武王之母太姒。

○顯 顯，馬曰腹曰顯。

○肆 疾也。

右生民、篤公劉、緜、大明，四詩皆述周家先世之所以興起，生民完全似一神話故事，公劉與緜則保存古代民族移徙一部分之真象，均爲古代重要社會史料。大明於東西兩方氏族之通婚，言之尤詳，四詩同一歌頌其祖功宗德，而以「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爲其一貫之思想。

古代神權社會時期之思想，承認帝力足以統制一切，所有學術文化，均由此崇奉上帝之宗教的祭壇而發生，詩歌藝術無論也，卽農業生產如后稷之播時百穀，似亦專以「上帝居歆，胡臭亶時」爲其最高目的。無怪皇矣之「乃眷西顧」儼然作申命記口吻矣。大明如「天作之合」，「有命自天」，「天監在下」，「上帝臨女」等之天道觀念，至周初而漸由人格神以趨向於理神之發展，知從天道中依次認識其福善禍淫之自然的軌則，讀周書洪範等篇，當可知之。

第二組 詩書之部下

五書·周書·洪範

六書·周書·無逸

七書·虞夏書·大禹謨

八書·虞夏書·皋陶謨

以上四篇，言道在生民，可見吾華民族立政修學之根本見解。

尚書者，上古之史文也。周自東遷，史文放逸。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可知攪述之功，端在賢哲。故儒家謂孔子曾刪詩三百，序書百篇。中經秦火，漢初惟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為以今文，學置博士。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簡，取以較今文，增多二十四篇，時孔安國為之傳。曾遭巫蠱之亂，未得立於學官，僅民間傳習而已。當時諸儒抱殘守缺，「古文」「今文」各尊師說，莫能相通。至東漢鄭玄，始雜治今古文，篇章亦多所分析。迄乎魏晉，喪亂因仍，古文之傳忽絕，東晉訪求遺書，豫章內史梅賾，乃以偽孔傳獻。唐宋因之，疑難漸啟。明之梅賾清之國若璣，猶好發伏，偽古文之疑案，益得大白，然世以習之者多，今古文久已並尊為經，雖明知偽古文不足信，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亦不必全為孔子孟子所經見。古尚書之辭，而仍同一寶貴之者，以春秋以來，傳述古代學術思想之史料，僅具於是故也。茲所選四篇，洪範、無逸、皋陶謨、今古文皆有之；大禹謨，且見書序；其文則擇稽古籍，經後人細意點貼成篇者。大抵尚書中除佶屈聱牙如鴻盤周詰等，今日別有出土之金文可證，確可信為周之際傳世之文而外，如二典三謨禹貢等篇，不無後史或儒家者流，點竄增益之迹。無問秦漢魏晉所傳如何，要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耳。孟子且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讀者以意得之可也。

五書·周書·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初一曰，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無易。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旨趣】

此篇爲吾國三代以來，最重要之政治思想史料。史官借前代箕子口中所簡略陳述君天下者之至德要道而又加以己意補充。其云『天錫洪範九疇』者，猶云天賜君人者以治天下之大法九類也。君人者以生民爲職志，而民生之所需，又莫不仰賴於物力之供給。故『初一日五行』者，所以相物之性，辨物之宜，使物各得其養以成，卽民各得其養以生，斯乃可以上承天休，自求多福。『繇』得失之效，其義如此。『五事』、『三德』均爲臨民者修己治人之功夫，『八政』爲治國者從政得民之職別，『皇極』則九疇之中數，傳語言君術最爲詳盡，『稽疑』、『庶徵』皆以人事協合天象神意，『五福』、『六極』一休一咎，斯爲其應。全篇有綱有目，或詳或簡，各有不同。觀其思想，殆爲神權政治漸進於君權政治時間之產品，特別以王權中心論建設於民

衆物質生活調節得宜之經濟的基礎之上，於『人性』『物性』之各得其所，尤三致意焉。此其可貴也。讀此文當就本篇中分別經傳綱目，細繹其思想進展的先後程序意向。

【註釋】

〔一〕祀 商曰祀，周曰年，此從箕子言之。

〔二〕箕子 紂之族，殷之賢人也。箕邑在商之畿內。其後武王封之於朝鮮。

〔三〕陰騭 孔傳，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四〕相協厥居 相，輔也。協助也。厥居，民居也。

〔五〕彝倫攸敘 彝，常也。倫，行也。人之常行，天之常道。攸，所也。敘，次也。彝倫攸敘，猶云常行之次，當然所在。

〔六〕溼 塞也。鯀之治水，以土爲防，而不知決川導流以入於海，故曰溼。

〔七〕汨陳 汨，亂也。陳，列也。未識水土之性，不當其用，是亂其序也。

〔八〕洪範九疇 九疇，九類。洪範，大典，大法也。

〔九〕敷 敗也，散也，亂也。

〔十〕建用皇極 建，立也。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一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有標準之義。皇極者，君道也。

〔十一〕皇建其有極……于汝極 人君建其爲君之極，盡人倫之至道，則五福備至，用敷其福于庶民，使人人因觀感而變化。

故曰子汝極。

錫錫汝保極。錫者上下相與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玄圭，皆下錫上之辭。人民受君之福惠，則可長治久安，相與共保

其序而無變。

惟君是則，故曰無淫朋，無比德。

皇則受之。未合於善，未陷於惡者，乃中人之資，進之則可爲善，退之則不免於爲惡，故人君當受之。

使羞其行。羞，進也。使其行愈進，所以勉之。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有所聚，歸有所止，皆極於至善之行，則君道畢矣。

皇極之數言，是彙是訓。訓，順也。以君道布教四方，使四方常順勿違，則可以上合於天，天且順之。

剛克柔克。克，治也。剛以立事，柔以和衆，各有所治。

沈潛剛克。沈潛之性，常失於陰，則治之以剛，猶高明之性，失之於亢，則治之以柔。

辟君也，后也。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側，不中。頗，不正。辟，不常。僭，無禮。忒，無序。

雨，蒙，蒙，克。五者皆龜兆也。卜者先墨畫龜，再灼龜以焦，其鑽或裂或坼，兆順食墨有形似雨者，有形似雨止者，有形

似陰闇無澤者，有形似氣歷落不交者，有交相錯互者。

☱貞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筮之靈卦，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也。」是也。

☵下五，占用二，衍忒。衍，推也。忒，過差也。卜有五兆，而占則有二，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足以相協，故吉。動或相違，則凶。

☱陽煥 陽，炎日可以燥物。煥，氣暖可以長物。與雨與寒與風皆天時之序。五者必得其時，則順。不當其時，常失其序，則災。

☱順父，督謀，聖。順以持身，父以治事，督以通理，謀以定亂，聖以化民。若雨暘寒煥之各得其時，此天時人事之相協者也。

故曰休徵。

☱狂，僭，豫，急，蒙。狂則妄肆，僭則背亂，豫則暇逸，急則暴虐，蒙則昏闇。若淫雨驕陽沍寒久旱颯風之傷及生物，故曰咎

徵。

☱歲，月日時無易。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分司，如十二月之有別。百官有司，各執其事，夙興夜寐，日不暇給，各順其

常，不失其次，則治。

☱星好風雨。古謂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如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也。庶民之性，各有所偏嗜，有若星之好風好

雨者然。

六 書·周書·無逸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嘍，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否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譖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人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恕有同，是叢於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於茲。」

【旨趣】

周書今古文凡三十二篇，泰誓三，牧誓一，武成，洪範，旅獒，金縢，皆武王時事。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皆成王時事。康王之誥，畢命，爲康王時事。君牙，罔命，呂刑，爲穆王時事。其餘文侯之命，已屬東周；費誓，秦誓，皆各國

國史所藏，並附篇末。凡此誓、命、訓、誥，皆君臣相互箴勉之辭，而以周公之訓成王爲最。叮嚀反復，惟恐不盡。開國之初，輔綏克服，艱難締造，誠非易事。故詩有鷓鴣東山之作，無逸之所勉於嗣王者，惟勤勞民事，無忘祖德以上承天休之一意而已。故曰：「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厥壽。」勞逸之端，壽夭所判，固也。君人者尤當知小人之勞，小人之依，無使失順，故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古之爲政者，勞力勞心，與民分職而治，各敬其事，罔敢或怠，舜禹稷契何莫非起自田間，以其知稼穡之艱難，故不敢勞民以自養。後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其好逸惡勞，皆其環境所賜予，及乎溺於安樂，視天下生民皆其奴役，則求治之心怠，而失職之事多矣。籍中有開怨自責不敢含怒以畜君德之言，蓋畏民之怒卽所以敬天之威，古之人君其臨民之兢兢業業有如此者。

【註釋】

○君子所其無逸 所，所在，所事也。處所之所，猶云居也。居其無逸者，謂君子處事當莫敢不敬也。

○小人之依 小人，勞力於稼穡者。民勞而後足以治生，其所依者惟君子。小人既已卽此莫敢或逸之體力，日日從事乎

稼穡之艱難矣，君子知民生之勞悴如是，其敢卽於暇豫乎？

乃逸，乃嘒，既誕。嘒，誦無裨。誕，謬也。此言不知艱難之子弟，既不如父兄之習於勤勞，則耽於逸樂，妄冒易事，日趨於狂悖而不自知。

殷王仲宗 太戊也。殷之中興令主，其廟不廢，故稱宗。

自度 自節自制，自適於法度也。嚴恭寅畏天命，即所以自度，蓋不敢違天以自召不祥。

肆 遂也，故也。或云此字當爲「於是」之合音字，猶「奈何」爲「那」，「而已」爲「耳」之例。

高宗亮陰 高宗，武丁也。亮，諒也。陰，闇也。武丁在制，信而有守，闇默不言。事並見論語。

言乃雍 雍，和也。言出而事舉，人以爲宜，是上下和也。

嘉靖 嘉，善也。靖，治也。安也。嘉靖殷邦，猶云善治其國。

祖中 高宗，武丁之子，祖庚之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僞孔傳以爲太甲，非也。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王季爲文王之祖若父，能以敬自抑，畏敬天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賤役也。文王不辭力役之艱，以就安民之功，農田之利。

徽柔懿恭 徽，美也。懿，厚也。柔易於暗弱，徽柔則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恭則有蘊蓄之容。

惠鮮鯨寡 鮮，先也。鯨，寡也。鯨寡以鯨寡爲先，此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施鯨寡孤獨是也。

臯 同臯，側也。從朝至於日臯，不暇作食，其勤民如此。

【皇盤】同毀。孟子般樂忘傲是也。沈溺而不返之謂。

【庶邦權正之供】諸邦常貢正數之中無橫斂。諸邦常貢正數之中無濫徵。文王蓋不致以公幣給私人逸樂。

【中身】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享國五十年，凡九十七而終。中身者，文王身所享壽之中數。

【無皇曰皇，大也。無皇曰，謂其無結作克念以自安於暇逸。

【攸所也，非民所順，非天所諾。

【殷王受討也。此引爲鑒。

【醜倚酒作凶謂之醜。

【胥相也。相訓告則卽於義，相保惠則勿違仁，相教誨則莫愆於禮。

【譎張爲幻譎張，張大其辭則言過其實，皆譎言也。

【正刑刑同型，正型者，正法也。所以型範天下之政典。

【迪哲迪，啟也。哲，智也。

【皇自敬德君人者聞人之怨咎，則皇然自敬其德，自反而已，不以爲罪也。

【尤若時尤，誠也。時，同是。言我之罪誠如是也。

【辟罪也。不永念厥辟者，不自省其愆尤，是莫知悔也。

七 書·虞夏書·大禹謨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敝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信，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帝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合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矜恤變變齋慄，○暨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七句，有苗格。

【旨趣】

論語堯曰章，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云云，合『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各段看，或見商書，或見周書，則上述各語，當係古尚書之辭，爲孔子或孔門弟子所形諸諷誦，載諸簡札者。孟子萬章問，亦有『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及『載見瞽瞍，夔夔齊栗』諸語，至『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及『六府三事九功惟敘』等，乃儒家所述三代以來之一貫的政治思想。茲篇冥搜載籍，雜次成文，雖作僞心勞日拙，而掇拾補苴，其功亦不可沒。大抵尚書中除商周舊史所著諸誓誥之辭確有可信者外，即今文尚書所稱虞夏書如堯典禹貢諸篇，必非夏商史官之作，其著述期早不過春秋，遲或近於戰國，茲篇所依據之成語，亦是當時產物，全文雖不盡信，而披沙揀金，要可用以考見三代以來一部分之學術思想。至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十六字心傳，爲後代理學家道統論者之根據，猶其餘事也。

【註釋】

○ 文命敷於四海 文命，文教也。敷，溥也。布也。此史官敘云禹之聲教洋溢於四海。文命，非禹名。

○ 祗承 祗，敬也。承，獻也。嘉謀嘉猷獻替不貳，故曰祗承。

○ 克艱 艱，難也。克艱，猶克盡。

○ 惟帝時克 帝，舜謂堯也。惟堯則能之，謙不敢自信也。

○ 廣運 集傳謂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按「廣運」可作「縱橫」解，猶云光被四海。此益對舜贊堯之辭。

○ 惠迪吉 惠，順也。迪，正道也。

○ 九功惟敘 六府三事合而言之則曰九功。水、火、木、金、土、穀，六者皆生民之具，謂之六府。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

義，婦順之謂。利用者，如工作器物，商通貨財，道功易事，使地盡其利，人盡其才，物得其用之謂。厚生者，衣帛、肉，不饑不

寒，使居有廬，出有車，老有安，幼有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之謂。是謂三事。敘者，各順其理，無不治也。

○ 九歌 九功既成，民歌樂之，必有九歌之章，取之箝絃管，協音律以爲之勸。則民皆樂事赴功不能自己。

○ 戒之用休 句 戒，警也。休，美也。事先以美意敵之，董督也。威，畏也。臨事又申之以敬。

○ 地平天成 水土既平，經界既正，羣生得遂，是地平天成也。

○ 遷朔 九十日遷，百年日期。

☰通稱德，德乃降，邁往，種，布也。言皋陶往者力行以畜其德，故德化及民，降同澤，大也。

☱念茲四句 朱子集傳以爲茲指皋陶，謂禹自言其念之惟皋陶，舍之亦惟皋陶，名實於口，誠發於心，無非皋陶，蓋反復

思之，卒無可易也。

☱成允成功 禹能克副其言，故曰成允；克奏其績，故曰成功。允，信也。

☱不自滿假 滿，盈也。假，大也。言禹心謙沖不自盈大。

☱天之曆數 曆數者，歲時氣節之先後，此言以喻其帝王禪讓之次。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人心發於情欲，鶩欲之極，則有違義之危。道心發於義理，理性之元，始於幾微之辨。人心易私而

離公，故曰危。道心離明而易昧，故曰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精以察之則不雜，一以守之則不貳，此擇善固執之說也。允執厥中，則不失於正而無偏私之慮，

此兩端用中之說也。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中之謂也。

☱被卜功臣 枚卜，歷卜之也。數物曰枚，謂虞廷功臣衆多，無妨一一俱卜其可否。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蔽，疑有所未明也。昆，次也。元龜，大龜也。此云凡掌卜之官受命以占吉凶，基於志無所可，

故用卜以決疑。今朕志先定，固無待枚卜。

☱卜不習吉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且龜筮既協，更無須再瀆。不習吉者，不待重吉也。

受命於神宗。神宗，謂堯也。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祖顓頊而宗堯，故堯之禘舜，則受命於文祖，舜之禘禹，則受命於神宗。皆其所從受也。

○歷山 舜耕之地，河東雷首山，一名中條，在今山西省蒲州南三十里。

○夔夔齊慄 祇敬以事其親，夔夔然莊肅戰栗。

○千羽 千，楛也。羽，雉也。舞千羽雖曰文事，亦所以習戰，安不忘危，居不忘備也。

八 書 · 虞夏書 ·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皋陶禹：「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旨趣】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吾國三代以來，人文進化之跡，雖已有長期之進步，然古代神權社會之宗教觀念，尙足以支配當時人類社會之一切思想活動。如大雅生民所云：『上帝居歆』與周書『帝畀洪範九疇』之上帝，可證其同屬一時代之思想。當時社會胥視上帝爲一至尊無上之人格神，有賞善罰惡之莫大的權威，爲人類最高之主宰。故王者臨民則稱天而治，征戰則稱天而討，茲篇所云：『天工人其代之』，卽所謂『寅亮天工』之說，固已以人法天，可知人事之進步，能從威靈顯赫之天，認出其自然的軌則，以爲人事之標準矣。故所云『天敍五典』、『天秩五禮』以至於

『五服』、『五刑』之屬，無一而非人事之規範，而皆以天意臨之。此種思想，與洪範之帝畀九疇同，而又能更進一步者。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云云，即周書古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說，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已由敬天之威，推求天意在於生民之一點，而以民意所在，即天心所在，使臨民者之無敢玩忽，故曰『天生民而作之君』。『君者所以爲天牧民者也。』此種政治原理的建設，雖不脫神權觀念之存在，然其寅恭敬畏，畜君德以慎民事，固極可喜也。篤中九德爲臨民者之標準，知人安民，皆賴乎此。當與洪範三德五事等合看。

【註釋】

○阜陶謨 偽古文析今文學陶謨「帝曰，來，禹以下，別爲益釋；析義典，『漢書五典」以下，別爲舜典。」茲節錄舊古文。

○九迪二句 允，信也。迪，蹈也。言誠能克蹈其德，則明能燭物，虛以受言，故謨無不聞，弼無不諧。

○懺厥身修思永 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無殘忍之謀。

○惇敘九族 惇，厚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九族謂自高祖以至元孫之宗支也。

○庶明勵翼 庶，衆也。勵，同厲，附也。翼，助也。庶明謂衆賢戚，皋陶言謹身睦族，貴近附助，則德可以由近及遠也。

○呂言 呂言，讒言也。讒言者，言之得當，善言也。

○驩兜有苗 皆當時佞臣及殘虐之人。舜之四凶，此其二也。

④巧言令色孔王 孔，大也。任，懷也。凡飾爲巧說淫辭與貌爲恭敬之人，皆大有所懷，所謂包藏禍心者。

⑤亦行亦言 亦，古文掖，亦，猶臂也。掖，輔臂助者以九德扶掖其行，以有九德之行期其言，則知人安民之效可觀矣。

⑥載采采 載，始也。采，事也。始事者，言始試以事。所以觀其德之著於行與言者爲何如。

⑦九德 寬或失之緩，梁則敬。柔或失之茹，立則植。愚或失之謹，恭則恪。亂或失之果，敬則愷。擾或失之順，殺則勇。直或失

之許，溫則惠。闇或失之易，廉則有守。剛或失之驟，塞則有度。彊或失之猛，義則有制。

⑧禽受敷施 禽，合也。敷，布也。合而受之，布而用之，言有三德六德之人，均使在職，咸有所事。

⑨百僚師師二句 百僚百工，皆百官也。自職事言則曰百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官，百工趨肆以成其事，故惟時。百僚相師

以成其法，故惟道。

⑩撫于五辰 五辰，五行之辰也。禮運「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循四時以正庶事，則庶事定。

⑪一日二日萬幾 一日二日，猶言日日也。幾者，事之微。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也。

⑫天敘五典 五典，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五倫也。五倫之敘，出於自然，故曰天敘。

⑬天秩五禮 五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秩者，所別尊卑貴賤隆殺三等。

⑭五服 五服，五等之服，王服九章，侯伯服七章，子男服五章，三孤三章，卿大夫一章，九章者，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

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以爲織。

言惠可底行。惠順也。底，致也。謂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

思曰贊贊褒哉。思曰當作思日，言惟思日日贊贊於帝，以成王政。

右洪範、無逸、大禹謨、皋陶謨四篇，雜取今古文，未專治一家，漢儒師法，尊今文者或非薄古文，清代漢學家尤以攻僞書爲能事。然書雖僞，其取材則不必盡僞。今試以孔墨孟荀諸家所徵引之古尙書爲例，以之證伏生所傳，未必俱合，可知今文廿八篇以外，書之放逸者多矣。書緯稱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篇爲尙書，二十篇爲中候。雖近誇辭，難於取信，然四代之典僅有百篇，固未必爲多，今所傳逸周書且有七十一篇（或云即汲冢周書），其中固不少史證，亦未必俱僞也。大抵春秋以前之思想，較爲精純簡古，無逸之言君道，不外勤於民事不敢暇逸，克自抑畏，以承天休。與大雅諸詩相合。此周初時史文也。洪範九疇，綱目畢舉，後代史官述箕子惟皇作極之言，一彈三唱於王道之中，平正直，其意義已極精微。至於五行五事，心物並進，與大禹謨之六府三事，可謂道同一轍。持以與皋陶謨之知人安民，不過申言君道之一端者相較，則洪範大禹謨之恢宏精潔，有過之無不及。疑洪範一篇常分別綱目，爲經與傳，

經爲箕子之言，傳或後代史官所增益，其書之成當較無逸爲晚。大禹謨雖屬僞書，九功九歌之說，則其源甚古。蓋『五行』『九功』二者均託始於夏，當係洪水既平以後，社會物產發達的需要，有以促成此種思想之開展，其後由物性之體認，更精進而爲人性之濬發，則自成周人文進化以後之所孕育而成。史家稱周之文化大半繼承夏代而來，讀此諸文固可證之矣。

總理謂建國之首要在於民生，吾人讀大雅諸詩，可鑒周民族之興起，全由於物力之開發，后稷之播時百穀，公劉之迺疆迺理，取厲取鍛，公亶父之柝械斯拔，百堵皆興，文王之造舟爲梁，檀車煌煌，隨處可證，書之『五行』『六府』於民生所資，尤三致意焉。古者君師道合，君道卽師道也，其道維何？無亦曰生民而已，作人而已。生民之本在於利用厚生，作人之本則在於允迪厥德，凡此皆君師之所自任，所謂天民之先覺者，其可忽之乎？

第三組 論孟之部 上

九 論語·孔子各章

一〇 論語·問仁各章

一一 論語·問政各章

一二 論語·問學各章

以上四篇，可略見孔子之精神及其學術思想。

漢書藝文志稱『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云云。按是書所記，迄於曾子之歿，又有子夏子張門人論交之語，疑爲孔子再傳以後弟子所爲，昔人以爲曾子有子之徒爲之，當屬可信。然其書純駁不一，其中亦不無後世傳聞增益之辭。蓋當時弟子既各有所記，其後轉相傳述，增益當不下百數十篇，秦火之際，篇次散亂，失亡寔多，漢興，齊魯儒生，雖各有師說（齊論凡二十二篇，魯論凡二十篇），然掇拾灰燼之餘，抱殘守缺，無暇別擇，王充論衡稱武帝時發中祕所藏，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合河間所獻九篇，凡三十篇，迄昭宣之際，諸儒已不能盡通，元成以降，張禹王駿之徒，兼治齊魯，考校今古，乃定爲二十篇，世多從之，號爲張侯論。其間分合取舍別擇未精，則真僞雜糅，純駁互見，亦意中事。吾人於數千年後，欲認識真孔子，別無他道，祇有尋求孔子之時代精神所以久而不敝，足以裨益吾今日之民族國家社會者，篤信而固執之，以涵育吾歷久不磨之國性焉，斯可矣。

『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輟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微子第十八——

【旨趣】

論語述孔子言行多矣！茲篇所節，所以見孔子之志趨。老安少懷，當作禮運『老有所安，幼有所長』解，即孟子所稱伊尹『見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之自任態度。當時社會封建制度久在崩潰中，政治權力不能保障民衆生存，常有『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之悲慘的事實不斷地發生，孔子以知其不可而爲之精神，栖栖道塗之中，豈暇爲一身飽暖計，無亦以天下無道，非有救世仁人，不惜身冒險阻危難，難期振拔於萬一。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同預，參與之與）而誰與？』蓋以生而爲人，不能爲人羣服務，徒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果則果矣！但終身一自了漢而已，有何意義？當時賢者如荷蓀丈人，長沮桀溺輩，自食其力以不仕爲高，若楚狂『已而』之歎，桀溺『誰易』之嗟，都是爲自己一身打算，不爲人羣作想，此正所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比之無義，不爲苛論。

【註釋】

○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自矜其能而張大之，是伐善也。施當讀如移，同進。勞事非己所欲，每移之於人，是移勞也。無伐善則日惟不足，無施勞則嚴於實己。或曰伐，攻也。攻人之善則忌，施人以勞則炫，皆非所以進德者；其義亦通。

○蕘。本作夷。與字从夷。擗草器，所以舉草荷於肩者。

○深則厲，淺則揭。詩衛風。匏有苦葉之辭，所以喻人之行，或厲或揭，當視水之深淺而異。厲者沒身而渡，揭者蹇蹀足涉水而行。

○耦。耕田器。古者未用牛耕，二人並耕則置耦，耦之用，在於左右拱把合力起耜，以芟土壤，則力省而功易就。

○覆。說文作覆，覆種之後，平田澆土以待雨澤。今作肥。

四 蓀 竹器，陰草具。

一〇 論語·問仁各章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學而第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八佾第三——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退仁第四——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公治長第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雍也第六——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顏淵第十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第十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憲問第十四——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存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衛靈公第十五——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第十七——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般有三仁焉。』

——微子第十八——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張第十九——

【旨趣】

孔子言仁，而論語述孔子之言及其答弟子與時人問「仁」之語，則義各不同。余以爲所謂「仁」者，乃孔門人格修養所發展之最高的理想，故不輕於許可。然「仁」固人人所具有的，作人之本性，非不可能，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之本體，自有其剛健之德，明決之行，非柔非慈，非愚非弱，乃人類本然之向上性，卽萬有生存所同具之奮迅的生機。君子朝乾夕惕，勿違勿喪，充實光輝，盡其在我，然後行之於事，施之於政，明之於教，篤之於學，使人與人間無一而非自適自得之域，相與相厚之情，故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仁者愛人，」其義本此。非能有「博施濟衆」之周，尤非如「從井救人」之闕也。孔子言「仁，」處處與「知」相提並論，蓋「仁」之與「知，」猶物之有體有用，有靜有動，故子夏以舜舉皋陶、湯

舉伊尹爲卽仁，卽知此卽孟子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之說也。孔子言爲仁之賊莫過於佞，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喻其質性則取剛毅木訥。考其行事則取其言也。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固非以煦煦爲仁，若老氏之純任陰柔用世者可比。

一一 論語·問政各章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顏淵第十二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_○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路第十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於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堯曰第二十一——

【旨趣】

孔子論仁，乃以極端之人道主義及於人事。自我言之，不失其所以爲人，自他言之，不失其所以愛人。故操之自我期於勿違者，謂之仁心，施之於政兼善天下者，謂之仁政，義本一貫。爲政以德，卽是不違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卽所謂禮。人人不違其仁，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卽所謂德。正名之要有如此者。故曰：「政者正也。」正一心以正天下，正其身以正其國，故必須以仁人爲政，以型範天下之人心。爲天下得人如堯之舉舜，舜之舉禹，稷，皋陶，均是舉直錯諸枉之絕好註語。故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種正名的精神，亦卽人道主義之普現。蓋人人不失其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人倫之治已無所紊，固已名正而言順矣。故以孝弟爲仁之本，謂孝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其義本此。

雖然，孔子並非純持惟心論者。其言爲政之要，則曰足食足兵，富而後教，必以衣食足而財有餘，如孟子所謂「使民救粟如水火」，然後仁政仁心方得以普遍貫徹於一切，故無論儒家之「人治主義」、「德治主義」、「禮治主義」如何發抒，而終不離於人生日用之物力的充實，爲其先決條件，此義論語所見者少，孟子「制民之產必使仰事俯畜無所不足」所言最多，當先後合看。

【註釋】

① 北辰 北辰，北極，星名。觀星者以爲天樞，衆星四面旋繞而此星不動，故以爲極。

② 民免而無恥 齊之以法，威之以刑，則民以苟免爲心，偷不知恥。

③ 哀公 魯君。定公之子，名蔣，哀，其諱也。

④ 舉直錯諸枉二句 錯，同措，置也。舉與措，一用一舍。直與枉相對，猶云正之與邪也。

季康子 季氏名肥，魯大夫季孫氏之後。康，其諡也。

書云孝乎三句 此古逸書之辭，今見君陳篇。

仲弓 冉氏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

衛君 名輒，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而立其孫輒。其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父子搆兵爭國，衛以多難。

莒父 魯下邑名。今山東莒縣為春秋時莒國。莒父，今地未詳。

葉公 名諸梁，楚大夫食粟於葉者。僭稱公。葉，今河南葉縣。

一一一 論語·問學各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而第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謹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爲政第二——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其仁第四——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

——雍也第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述而第七——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罕第九——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先進第十一——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路第十三——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季氏第十六——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陽貨第十七——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張第十九——

【旨趣】

孔子爲學之旨，可以一言蔽之，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已。所謂道者，人道也。故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道以持身，則曰忠恕之道；道以淑世，則曰文武之道。忠恕之道在踐履躬行，故入孝出弟，愛衆親仁，敏事慎言，遷善改過，無一非學，亦無一非學之所在。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好古

敏求，識其小大，故主多聞多見，博問近思。多聞多見，所以自廣，慎言謹行，所以自厚。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至於爲學之方，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言。蓋思所以致學之深，學所以濟思之力，不思則學無所益，不學則思無所主，二者相較，學在思先，故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不如學也。』學之疆識多聞者，功在時習，學之躬行實踐者，功在內省，而以『善自得師』爲進益之助。『溫故知新』可以爲師；『擇善而從』求之有師；『就有道而正焉』何患無師，凡此皆『學以致道』之所由也。

至於老農耨，事有所專，執射執御，業有所成，是亦道也，是亦學也。非不足爲學者可比。然學之者自有其人，自有其用。『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特『易使之學』而已。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將使天下之民舉安，夫豈一匹夫之諒而已。彼譏孔子爲四體不動，五穀不分者，誠不知其發憤忘食，學不厭而教不倦，固別有所任也。

【註釋】

○ 知天命 天命者，天道之當然，大化流行，陰陽遞嬗，事之本末，物之終始，皆有所受，有所施，有所成，有所極者，朱子云，四

十而不惑則知事物之當然，五十而知天命則知事物當然之所以然。

①耳順 耳順者，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者可不慮而得。

②不踰矩 矩，度也。隨心所欲皆中繩墨，所謂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

③闕疑闕殆 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多聞多見者，學之博；闕疑闕殆者，擇之精；慎言謹行者，守之約。

④老彭 考彭，殷之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

⑤葉公 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公其僭稱。

⑥達巷黨人 古之鄉制，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鄉。達巷者，黨之名。其人不著故著其里居。

⑦子羔 高柴，字子高，孔子弟子。

⑧費 魯邑，季孫氏之居邑也。今山東費縣。

⑨公孫朝 衛大夫，公孫氏，朝名。

右節錄論語凡四首，雖不足以賅括全書，然亦足以識其大要。孔子爲吾族二千年來學術思想之宗主，全民族之精神信仰所在。彼生於二千五百年前封建制度之時代，自不能完全超出當時之時代社會，然其反封建之思想，一託之於春秋，再見之於禮運，微言大義，時有闡發，世運升降，相與推移，孔子之精神將與吾民族國家以俱永，且足以適應於未來之時代，固可知也。此雖大半出於後世

諸儒之努力，然亦必孔子自有其偉大之精神存在，方足以供後人之尋繹。論語一書，致美堯舜，爲春秋三世禮運大同等思想之本根，故欲真知孔子者，仍當自論語始也。茲錄問政問學兩端，均可概括於一『仁』字，以下各組選材，大半植基於此，問仁一節，更宜熟讀。

第四組 論孟之部 下

一三 孟子·梁惠王章節

一四 孟子·公孫丑章節

一五 孟子·滕文公章節

一六 孟子·告子章節

以上四篇，可略見孟子之精神及其學術思想。

孟子書凡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司馬遷史記孟荀列傳則曰：『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班固所謂十一篇者，殆合七篇與外書四篇言之。然自司馬氏以至趙岐皆以七篇爲正，外書遂亡，明人復僞託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當更不可信。

孟子在儒家中，學說最純正，其民本政治之思想，出於尙書，見於孔子，而孟子爲特著。一部孟子均發揮此旨，其對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言政各章，無一不提出其『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之主張。推好色好貨好樂好獵之心，以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足以王天下，其誘掖當世諸侯王，亦可謂卑無高論矣。惟『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諸言，最不便於後世之人君，尤非利祿中人所敢語。而荀子尊君抑民之論，遂爲李斯等干祿之徒逢迎世主之具，使二千年來儒家正派之學術思想不能實現於行事，可慨也。

一三三 孟子·梁惠王章節

(一)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斲，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旨趣】

吾國儒家最重義利之辨，無論爲學言政，莫不皆然。論語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之言，孟子更引而申之，此篇首章即揭示斯旨，「仁不遺親」，「故以孝弟爲仁之本」，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義不後君」，故曰「大臣者，以道事君」，「唯能格君心之非」，而非徒以干祿保位自媚於世。君人者以義爲利，則上下交勉於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人倫正義，以利爲利，則利之所在，人爭趨之，而君臣父子之道苦矣。推此義也，必在上者能樂民之樂，然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然後民亦憂其憂；與民偕樂之第一義，即在於厚民之生，必使仰事俯畜之生計有餘，而後可以驅而之善。君之仁，即君之所以爲義，亦即君之

所以爲利也。三章分讀，可以概括全書。

【註釋】

○梁惠王 名罃，魏文侯之孫，武侯擊之子。魏之始封，南枕河曲，北陟汾水，其後避秦之逼，徙都大梁，故亦號梁。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魏與齊會於徐州，相互稱王，時爲惠王之三十七年，卽後元十六年之元年也。證法柔實慈明曰：惠，此舉其證者，乃崩後追稱之辭。考孟子以惠王末年至梁，約當惠王後元之十五十六年間，惠王卒，并及見其子襄王之立。史記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屬之襄王，故於當時史事，多所未合。

○萬乘，千乘，百乘 按漢考刑法志載：古者因井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一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一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術路約去三千六百井，餘六千四百井，賦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靈臺，靈囿，靈沼 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資游觀之地也。囿，所以蕃鳥獸；沼，所以聚魚鱉。文王作邑於豐，乃起靈

竈，圍與沼皆在其下。按三輔皇圖云，環圍在長安縣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四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一四 孟子·公孫丑章節

(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11)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

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旨趣】

儒家有內聖外王之學，孟子此篇言事功，則曰「以齊王猶反掌」；言修養，則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可謂內外皆備者矣。王霸之別，在於德服與力服之不同，行仁與假仁之相異，儒家主張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尚王道而不取霸功，以爲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假仁義之名，以希功利之實，不可以爲政。「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學之方，亦即王道之始，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二者可謂二而一，一而二也。

【註釋】

○ 公孫丑 公孫氏，丑名，齊人，孟子弟子。卒葬於鄒。

○ 曾西 曾參之後，檀弓注以爲曾參之孫。毛奇齡以爲即曾參之子申，四則其字也。猶楚公子申，門宜申皆字子西是也。
江永闢若璩均從其說。

賢聖之君六七作 由成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等，皆當殷衰而復興之世，書無逸武丁之後有祖甲，亦繼賢之君有名德者。

微子微仲 二人皆紂之庶兄，微子名啟，微仲名衍，啟亦作開。

膠鬲 殷之賢臣，史實無考。呂氏春秋、韓非子所言，皆戰國策士託古之言，殆未可信。

鐵基 鐵基亦作茲其，鉏也。所以起土除草者，今作鋤。

北宮黝、孟施舍 北宮氏，黝名，齊人。孟子書中尚有北宮錡，亦北宮氏，衛人。孟施氏，舍名，魯人。

一五 孟子·滕文公章節

(一)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二)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四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旨趣】

儒家經國之本，既以生民爲第一義，則其勤民事，勵生產，自有其具體之方案。孟子答滕文公以正經界，制井地，使民有恆產，人有恆業，然後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可具見儒家「富而後教」之主張。孟子對梁惠王以不飢不寒爲王道之始，於此更備其說，篇中君子野人之分，謂勞心勞力者各有其業，非孟子欲絕對保持當時貴族庶民之階級的對立形態也，可參看許行章。

【註釋】

一 滕文公 滕，國名，其地在漢沛郡，公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滕縣，爲周文王子叔繻所封國。左傳都曹滕，文之昭也。世本亦云，曹叔繻，文之子。自叔繻至宣公凡十七世乃見春秋。又六世爲齊所滅。趙注，據古紀世本，文公常爲元公，其父

定公當爲考公襲，謂後世避諱所改。

○成贖 人名，亦作成荆，齊之勇士。

○公明儀 公明氏，名儀，曾子弟子。

○書曰若藥二句 古尚書逸篇說命之辭，見國語楚語引。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瘳，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瘳，瘡也。

○詩曰晝爾四句 詩豳風七月之辭。言幽民晝則取茅，夜則絞索之亟，急也。乘，治也。急治田中之廢舍，不日又將從事於播種矣。

○陽虎 魯季氏家臣，將殺季孫以亂魯國者。其後竊寶玉大弓以奔齊，見春秋定公九年傳。此引其言以見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聚之不可并，蓋由仁富之道相反也。

○夏后氏三句 顧炎武曰，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蓋所用之丈尺不同，其田固亦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王制稱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可知時愈降，人口益繁，曠地益少，丈尺畝步之不相襲，有由然矣。錢澣堂考古錄謂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三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一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自遂以上殷周皆

不必更，而獨更其畝，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

爾我公田二句 詩小雅大田之辭。此詩古人疑即幽雅，蓋周之初世，幽公祀田祖之詩，其時尙行助法，故有公田私田

之別。其後徹田爲糴，以較助法爲更便，乃通行徹法。孟子答畢戰問井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擬兼用助

法徹法。

圭田 圭田，土田也。一作畦田。一曰凡田，零星不成井者，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分二句股之形，見古九章算法。

一六 孟子·告子章節

(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柷楛。』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楛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楛，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二)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炎，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衆，以桀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二)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旨趣】

孟子道性善，特借告子之言而暢發之。告子以杞柳爲梧楸之喻，雖知力自爲善，而不知其非出於性，此莊生殘生傷性以爲仁義之說也。東西之喻，可善可不善，決之自外，無待自我，其爲暴棄，更無待言。生之謂性，似近於道，然猶未識人性之真。至於仁內義外，仍執外鑠之見，而孟子則以爲性所固有，四端之說，孟子書中屢見不一，惟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故以「人盡其

才』爲『率性修道』之重要工夫。蓋孟子言學，極端注重『自我之發展』與荀子專賴『師法之化』者不同。故其言政，一主貴民，一主尊君，相歧相遠，殆由性善性惡之見爲之也。『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並見孔孟之超生死觀。

【註釋】

① 告子 告子名不害，嘗學於墨子，見公孟篇。其年較長於孟子，非孟子弟子。仁義內外之言。見管子並墨子經下。

② 杞柳栝樵 杞柳，栝柳也，或作櫟柳，非材木；然嫩枝可以緣栲栳與箕，素也，素質未加彫飾之木器，如瓦器之有坯然。樵，即圈也。杞柳之作栲栳，人力使之然，喻人性之爲仁義，亦教之使然也。

③ 孟季子 季子執仁內義外之說與告子同科，且未親接孟子而但與公都子問難，當係告子之後，非孟子弟子，亦非孟仲子之季也。

④ 公都子 孟子弟子。

⑤ 天生蒸民四句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當作烝，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秉夷，詩作秉彝，彝，常也。懿，美也。言天生衆民，一切事事物物，皆有其自然之法則，衆民稟天所賦與之常道，生而趨善，故能好是懿德，以日進於休明而無愧也。

右錄孟子凡四首，一以見義利之辨，一以見王霸之別，一以見仁政之方，一以見性善之旨。不動

心章與魚我章，並見孟子學養工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自我擴張何等充實，何等磅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自我精神，何等堅毅，何等超卓！諸子書中更無有說得透切，說得斬截，過於此者，吾人讀孟子，正當於此等處求之。孟子嘗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足見其所自許者安在。論語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又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正是孟子所得力處。書中每以禹稷伊尹爲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伊尹則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此所謂仁以爲己任也。『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孟子豈安於萬鍾之奉者哉！古之儒者胸襟抱負是何氣象，吾人不能不自勉也。

第五組 周秦諸儒之部

一七 禮記·大學節

一八 禮記·中庸節

一九 荀子·辨分節

二〇 荀子·禮樂節

以上四篇，可略見周秦間儒家之學術思想。

儒家諸子自孔孟而外，曾子子思均無專書流傳，今散見大戴記有曾子十篇；小戴記中，相傳大學爲曾子所作，中庸爲子思所作，宋儒取學庸以配論孟，謂之四子書，然二篇不無錯簡，或有後儒所附益。惟荀子書尙存三十二篇，但其中論禮樂之言亦多與戴記相合，則諸儒記傳彼此徵引成文，或時師傳習各有記載之故也。茲節取荀子各篇中彼此相應之處，彙爲二篇，次之學庸之後，以見周秦之際儒家學術思想之一斑。

一七 禮記·大學·平天下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旨趣】

儒家以均平爲治，平天下之道無他，絜矩之道，可以使上下前後左右四方人與人相處相應，與相結，皆各得其平，此絜矩之道爲何？曰「忠」曰「恕」而已。『吾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忠」即「恕」，即所以爲「仁」，亦即所以治天

下，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一部孟子均言與民同樂，齊王縱言好色、好貨、好田獵、好音樂，祇須能與民同，皆無不可。王者若以天下奉其私，則失衆失國爲天下僂矣。「財聚民散」之義，孟子嘗申言之以爲「不奪不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苛矣富人，哀此惻獨」，天下有不均不平而可以言治者乎？此儒家千古不磨之至理也。生之者衆四句，尤見儒家經濟主張。

【註釋】

一 絜矩 朱註，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君子於人己之間，常有其一定之方寸，以此尺度舉而應人，則人我俱得其當。猶之規矩在手，大小方圓，可以各如其量。絜矩，猶絜矩也。此絜矩之道爲何？即「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之「忠恕」是也。

一 樂只君子二句 見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此斷章取以爲喻。好惡與民同，則是以民心爲己心也，故曰民之父母。

一 節彼南山四句 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者，巍然有所樹立之貌。周太師尹氏位尊居高，爲民所俱仰，有若南山之巖巖然，爲衆人之所望也。

一 殷之未喪師四句 見詩大雅文王之篇。師，衆也。殷未喪失民衆之時，富有天下，爲天下君，得以上配皇天，邀上帝之佑助。然一失德，天人俱歸心於周，天命不易，周之人君自當以殷爲鑒。

一 爭民施奪 不務德而祇知聚斂爲財者，是以財利誘天下也。以財利誘天下者，天下之民必將傾心於財利而不可止。

是使民爭於財利而使其互相奪取以爲能也。

〔秦誓〕 此與康誥皆周書篇名，不稱書曰而單舉篇名，可見當時各篇尙自獨立，未萃爲一書，或專篇傳習已久故也。今秦誓在百篇之末，字句間有不同。唯仁人放流之三句似屬古秦誓原文，今無有。

〔命也〕 舉而不能先，是慢命也。慢命二字疑有衍文，或互通假。

〔孟獻子〕 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一八 禮記·中庸·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旨趣】

儒者天人合一之說，雖發自尚書，而率性修道之言，則莫精於中庸誠明之義。蓋性之原出於天，道之極在於人，人稟誠明之性以自明其誠，成己爲仁，成物爲知，是物我皆得以遂其天而人事盡矣，故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章以哀公問政，舉出三達德五達道等修身治人之義，以明知人知天之所由。更引九經之常則，以見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於一本。此所謂一本者何也？誠明是也。誠身者，率性之謂也；明善者，修道之謂也；天道無爲而至善，人道日勉於休明，故必擇善固執以不失其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步工夫，皆所以明善，所以止於至善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卽所謂困而知，勉而行，及其成功一也者是也。教學知方，性道不貳，朱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可謂不虛。

【註釋】

一 人道敏政三句

蒲盧，蒲，菖蒲，盧，蘆葦，皆易生之水草，其成長極速，治人之道，其敏於政，猶地之道，其敏於樹，故以蒲盧

爲喻。

① 知天 天者，理之所當然而不可違者也。以人法天，故欲知人不可不知天也。譬如達道達德皆屬人事，而人事之宜則自有其不可磨滅之理在，此卽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靈性存誠，可與事天矣。

② 既稟稱事 既同稟，同儀。稟同慶，給之慶儀，與其功相當，與其事相稱，則勞而無怨，所謂食功者是也。

③ 跲 朱註，跲，躓也。此指言有錯失解，如失人失言之類。

④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行動舉措，從心所欲，自然合理，不須勉力企圖，深思煩慮以求其富，而自能發而皆中節，此非學養兼至之聖人不能。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容中道如此。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卽擇善固執之類，是次於聖人一間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此亦安而行之利而行之之類也。

一九 荀子·辨分

(一)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以也？」曰：「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

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狂狂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之啜其羹，食其載，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鼈鼉魚鱉鱉鱉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

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王制篇第九——

(三)

萬物同字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同異也，知愚分。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實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遠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

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極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大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大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亶亶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回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始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

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敵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宮國編第十一——

【作者傳略】

荀子，名況，字曰卿，戰國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以宿望爲稷下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因家焉。李斯嘗爲其弟子，已而相秦，故秦人政教設施，間接受荀卿之影響爲多。著書三十三篇，亦稱孫卿子。

【旨趣】

荀子之所謂「分」，卽孟子之所謂「義」。蓋禮也義也者，人倫之極則，社會之綱紀，不可或踰者也。孟子道性善，主張義由內發，工夫偏重於教；荀子道性惡，主張禮制其外，工夫偏重於政。故辨分定禮，一準於聖王。因之尊君卑臣，顯然與孟子「民貴君輕」之旨相背道而馳。此孟荀兩家之大別也。此篇述唯人能羣所以勝萬物，而羣不能無分，君者善羣也，所以管分之樞要。

也，故以明分使羣爲人君唯一之職責，乃荀子一派尊君說者之社會的論據。其裁萬物以厚民生，則孟荀兩派一致之主張也。

【註釋】

① 狃狃形笑 狃狃即猩猩，身形笑貌均與人相近似者。就外表觀之，人二足而無毛，彼則二足而毛，所差幾微。

② 文，節族 文，禮制教化之施諸行事者。節族，樂曲之節奏，所以爲度者。或曰文，文采，圖繪藻飾之屬，久則漫滅與音沈響絕同意，禮制教化歸諸有司，另見下句。

③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稱 法，法制；數，度數。王者之政，法制度數有司守之，世世相承，然至於極久，則亦廢絕，如三代之不相襲是也。稱，奪也。同革。

④ 後王 對先王而言，上古去今懸遠，禮教法制不能與世變相適應，古以近代聖王爲可法，下文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後王當指周文武言之。

⑤ 雕琢其章四句 詩大雅棫樛篇之辭，言金玉其實而又有雕琢之美，所以喻人之德性修持俱備也。靡靡，動勉之貌。

⑥ 我任我費四句 詩小雅黍苗篇之辭，引此以明百姓勸力以事其上。

二〇 荀子·禮樂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必窮乎物，物不必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和，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椳賴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夫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測載皋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者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者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

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賊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絮萎。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邇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羸衰，聲樂哭泣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羸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治；其立羸衰也，不至於

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情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讞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象稻粱，酒醴節鷄，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纓黼黻文織資麤衰絰非纁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廡，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禮論篇第十九——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

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宮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

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心悲；帶甲嬰勒，歌於行伍，使人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

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樂論篇第二十一——

【旨趣】

荀子言禮言樂，均針對當世薄葬非樂，以自苦爲極，使人憂，使人悲，使人難爲之。墨者之所短，在不適人情，不知調節物欲之感，哀樂之端，故荀子言禮言樂，均特別着重此點。其所謂禮，卽所謂分。分者各有所應爲，各有所應得之謂也。故曰：「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絕人之求，使欲不必窮乎物，物不必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荀子蓋以禮調節物欲之間，使各自有其度量分界，而其基本要義，則在於使各有所養，各給所求，此論語「禮之用和爲貴」之說也。故曰：「禮者養也。」惟荀子言政言教，均偏重於隆君師，法後王，待聖人，所尊養者亦特舉政教一本之帝王爲例，不如孟子一切富而後教之具體方針，均以保民養民爲更能注意廣大之羣衆耳。吾人於荀子之言禮，但當取其損有餘補不足之調節論可矣。至其言

樂，亦基於人情之所不免，而以審一定和，比物飾節，致天下之大齊爲用。其言亦極有理致，當與小戴記樂記同讀。

【註釋】

① 調香養口 王念孫謂香當作盞，說文，盞，調味也。今通作和。香爲椒蘭芬苾之屬，非養口者。

② 疏房椽類越席 通明之居室，深邃之深宮，皆以養體者。椽通作遠，類通作逸。越席，窮蒲席也，古人所重。

③ 翠芷 翠當作舉，芷同葭，香草也。香草叢生石罅，今闕曰亦舉闕。

④ 舜兜至養成、以兕革爲寢處，謂士不釋甲；持虎皮爲弓衣，謂士不失衛；以鮫魚皮爲馬服之革，以織絲爲帶，以龍首刻爲塵，塵，乘輿金耳，謂衡扼也。皆呼以增威重者。彌同塵，蛟同鮫。

⑤ 出死要節 出死，出身以死寇難。嬰節，立人臣之大節，人人能效死以捍衛社稷，則國家民衆賴以安全，故曰所以養生也。

⑥ 苟生之爲見者必死 目光短淺者，但見目前之小利而忘終身之大害，苟人僅見一己之生可貴，而不知人人效死，適所以全生，則皆有死而已。

⑦ 嬰姜 嬰姜當爲薑嬰，鄭康成云，薑，檉之檉飾也。嬰以木爲篋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

⑧ 萃惡 萃，蕪萃，亦作頹頹，今作憔悴。悴惡，顏色衰敗之貌。

① 餽餼 餽，穀器，水漿，皆喪者之食。餼，同粥。餽，乾飯。二字當與魚肉二字上下互易。

② 懷柔百神二句 詩周頌時邁篇之辭，引此言聖人於山川百神生民萬物皆並治之。

③ 辨而不認 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當爲認之訛，辨同綸，綸卽論也。

④ 序官 王制篇有單署「序官」二字，音人以爲篇名，此處復引序官成語，或古尙書之辭也。

右節錄學庸荀子凡四篇。荀子之學，遞演而爲法家之韓非李斯，漢更因秦之俗，孔孟仁義之說，既已不爲時用，卽荀子辨分定禮之真義亦亡，惟尊君抑民之政治制度日益鞏固。當時在朝之儒生，若叔孫通輩去李斯之猶略知治道者絕遠，爲抱道自高之士所不屑共事。漢高之溺儒冠，文景之尙黃老，尤使諸儒不欲問世。儒家修齊治平之學，誠身明善之功，迺一二儒生伏處草野者所授受相傳，其不至於漸亡滅絕者亦僅矣！惟其不得施諸當時，故不能不期諸後世，漢儒記傳之盛，此其一因也。然兩漢以來，通訓詁者，上之明於名物度數之制，次之守章句而已，凡此皆經生之業，於儒家學以致用之道益微矣！茲錄前代諸儒之部，上下兩組，皆取名言精義，足以爲後世法者。其餘傳經統系及羣經分合，先儒訓詁，皆所不備。

第六組 漢晉諸儒之部

二一 春秋公羊傳 節一

二二 春秋公羊傳 節二

二三 董子·春秋繁露·仁義法

二四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以上四篇，可略見漢晉間儒家之學術思想。

漢書藝文志，春秋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註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註以爲公羊高。傳公羊者均謂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今觀傳中嘗稱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子公羊子曰等，不一其人，是公羊家說，固由秦漢經師積世相傳，至壽與子都而後綴以成傳也。武帝深好公羊，當世傳春秋者尙有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闡發經義甚詳。其後宣帝立穀梁博士，劉歆右左氏春秋，三傳今古文之爭遂起，終東漢一代，公羊左氏二家，互相齟齬，李育、何休、鄭衆、賈逵、鄭玄之徒，互爭得失，魏晉以降，杜預左氏集解通行，言公羊者日少，晚清百年之間，漢學勃興，公羊經說尤多與世變相應，學術思想有造於今世者甚大。茲錄公羊二篇，董子一篇，以代表西漢今文學者，殿以杜預左氏傳序，足以略窺左氏義例之所在。周官爲王莽新政所本，劉歆鄭玄囊括一代，限於篇目，均不暇及矣。

二二 春秋公羊傳節一

一 三世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隱元年——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桓二年——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

——哀二年——

二 內外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隱元年——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躒，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成十五年——

三 夷夏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隱七年——

『夏，九月，荆敗蔡師於辛，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莊十年——

『夏，公追戎於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莊十八年——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常桓公也。其言『盟於師，盟於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僖四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澠，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僖廿一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胡子髡，沈子楹，滅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以詐

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昭廿三年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宮，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言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臣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定四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哀十三年——

【旨趣】

公羊大義，自昔有三科九旨之說。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中國而入於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三科九旨也。或曰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其持說雖不同，然「三世」「內外」「夷夏」之辨，通十二公經中，傳文固隨事標舉，不一其辭，其爲公羊家學說思想之綱領所在，可無疑義。

世有遠近，則史實之詳略固不盡同。春秋說曰：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世也；成宣文襄，所聞世也；昭定哀，所見世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因其時有先後，別爲世次，此史家應有之義。特公羊家既以孔子當新王，則新王之法，在此三世之中，自當有其先進後進之人文的殊異。說公羊者，遂

以『內其國而外諸夏』當所傳聞世；以『內諸夏而外夷狄』當所聞世；以夷狄中國之文化高下相爲進退，當所見世；以爲是乃孔子託古改制，借春秋以寄其政治思想之主張。此雖晚近學人之創獲，然公羊學者之在西漢，確有其偉大之見解，固不可磨滅。『若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大其爲中國追』『夷狄也而病中國』等語語的燦，光華絕代，實爲吾華民族主義發揚之所自始。武帝好公羊，胡毋子都、董仲舒均以其學顯當世。綜武帝之世，大張撻伐，使南越、北胡畏威懷德，靡然向化，不可謂非公羊學者學術思想陶鑄之功也。

【註釋】

○ 公子益師卒 左傳，益師，公子梁父也。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殺梁，大夫曰卒，正也；不曰卒，惡也。二傳均與公羊不同。

○ 會於稷以成宋亂 春秋經，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宋華父督弑孔父之妻，殺孔父而取其妻，遂弑蕩。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君，曾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經，夏，四月，取郟，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太廟是也。殺梁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二傳相互發明，與公羊義異。

○ 祭伯來 左傳，祭伯來，非王命也。殺梁，來者，來朝也。囊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祭音側，界反，讀如蔡，畿內卿士之食邑。

會吳於鍾離。吳未嘗與中國通，與諸侯會蓋始於此。所謂殊會吳者，明本非同好也。鍾離，楚邑，地在淮南。晉大夫率諸侯之大夫會之。

戎伐凡伯。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於楚邱以歸。穀梁，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大天子之命也。楚邱，衛地也。穀梁遂以爲衛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非也。

荆敗蔡師於莘。春秋隱桓莊閔之世，楚雖見於傳，經文皆稱曰荆，狄之也。僖元年，楚人伐鄭，始稱曰楚。莘之役，息侯導楚陽伐息，而自請救於蔡，蔡救息，楚因伐之，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繩息，媿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息，息濇歸於楚，生堵敖及成王焉。

公追戎於濟西。左傳，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穀梁，其不言戎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避于我也。三傳相較，公穀之議爲長。

楚屈完來盟。春秋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於召陵，遂及諸侯盟。是役也，齊以諸侯之師號伐楚而盟一大夫，完無所屈，而諸侯交斃，所以許齊桓者，雖不果伐，猶能自強也。故穀梁以桓公得志爲僖。

會於霍執宋公。左傳以爲會于孟，穀梁以爲會于雲，公羊以爲會于霍，三傳地名不一。宋公與楚子期以衣裳之會，曰突諫，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聽，楚人襲之，故執。宋公，襄公也。

○吳敗諸侯之師於鷓父。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遷越率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服卒，楚師禦。吳公子光以爲諸侯皆小國，迫而從楚，帥賤多寵，政令不壹，遂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乃釋囚以諛許與頓蔡，楚師大奔。不言戰者，楚未陳也。鷓父，地名。

二二二 春秋公羊傳 節二

一 疾滅國取邑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防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隱二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隱四年——

『冬，十有二月，無駭率。』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隱八年——

『齊師遷紀、邢、鄆。』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莊元年——

二 大復讎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冬，公及齊人狩於郕。」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讎於讎者將壹讎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讎焉，莫重乎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讎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讎，讎不可勝讎，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

——莊四年——

三 不與諸侯專地專封專討

「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桓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僖元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宣十一年——

四 行權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

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桓十一年——

五 不與大夫專廢置君

『晉人納接菑』於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於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纍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纍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纍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旨趣】

何休序云：『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今反復觀公羊全傳，乃知公羊家思想之奇崛，實隱藏一偉大之革命精神，與孟子之言尤多契合，非其他小生俗儒拘牽禮法者所可及也。夫疾滅國取邑而大襄公復九世之讎，不與諸侯專地專封專討，而許齊桓之救邢復衛，許楚莊之討陳夏徵舒，不與大夫專廢置君，而許祭仲之行權，疑若自相矛盾。實則疾滅國取邑，不與諸侯專封專討，不與大夫專廢置君者，經也，據亂之辭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能救則救，力能討則討者，所謂權也，致平之術也。故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是故孔子足以爲素王，而孟子有聞誅一夫之說。公孫丑問：『伯夷伊尹於孔子有同與？』孟子答之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此卽公羊『行權有道』及『滅其可滅，葬其可葬』之說也。孟子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莊十九年公羊傳亦曰：『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孔子以匹夫而生，衰周之季，上無堯舜之君，若舜禹舉

陶之可舉，下無伊周之任，有太甲成王之可相，又無五十里七十里之封，得以爲湯武，筆則筆，削則削，以春秋當新王，著之空言，而曰吾志在春秋，何足異也。若公羊所云「實與而文不與」，雖不必上洽於聖人之用心，然而孔門微言大義所傳聞於後世者，其消息亦可觀矣！惜乎西漢公羊春秋大行之世，儒者若董仲舒之流，徒操陰陽五行災異之說以求彌縫當世，雖啓「以經決事」之風，足以左右時政，而所造者小。迄於晚清，漢學復興，然而公羊新說，乃與革命思潮同流而共貫，彼以內外夷夏之辨，復九世之讎，而主張排滿者，今且當以國恥爲復讎之所在矣。他日人文共進，世界主義終必有實現之一日，則國家民族之見，且將消泯於無形，三世之說不可期之於古者，行將見之於今也。

【註釋】

一 遷紀，邾、鄆、郚。邾、鄆，紀之三邑也。齊欲滅紀，故先以兵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杜預以爲東莞臨朐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郚在北海都昌縣西。

二 狩於郚，郚，左寧作禚，齊地名。莊公與齊侯會獵於此，刺其越境忘仇爲無父也。魯桓公以夫人姜氏如齊，襄公通焉，使公子彭生賊公，公薨於車。夫人遜於齊，事見桓十八年及莊元年。

○救邢 閔元年，狄人伐邢，齊人救邢。二年，狄人入衛。僖元年，狄人再伐邢，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逐狄，具邢器用而還邢於夷儀。二年，城楚邱以復衛。公羊傳於救邢復衛二事，「爲桓公諱」及「不與諸侯專封」，先後一義。僖十四年城緣陵亦同。

○殺陳夏徵舒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交通於夏姬，飲酒於夏氏，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楚子以爲討，遂入陳，殺夏徵舒，懸之栗門。

○宋人執祭仲 桓十一年，鄭莊公卒，子忽立，是爲昭公。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姑，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桓十五年，厲公惡祭仲專，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復入於鄭，其後爲高渠彌所弑。祭仲不能討，苟祿而已。仲爲人無可取者，公羊傳特借此事以明行權之義，非許仲也。否則自貶損之謂何？「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於仲又何取焉？「君必死，國必亡」，皆設辭也。

○晉納捷菑 文十三年，祁子懿卒，諡曰文公。文公元妃齊姜生懼且，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祁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祁。祁人辭以長，晉人乃還。祁，公羊作祁，捷菑作捷菑。趙盾卻缺亦所主不同。

一三三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皆以關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

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公追濟師至」，「攜傳無大之之辭」，「公追戎於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遠恤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

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義云者，非謂正人謂（以）正我，雖有亂世在上，莫不欲正人，奚（可）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之賊，齊桓公執轅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

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爲言我也。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

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而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云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作者傳略】

董仲舒，漢廣川人，以治春秋，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仲舒至三年不窺園亭，其專精如此。武帝時爲江都王相，中廢爲中大夫，以言災異下獄，幾不

免，詔赦之，復以爲膠東王相，以疾免，卒於家。著有春秋繁露等書，其他奏議以對武帝天人三策爲最有名。

【旨趣】

西漢一代儒者，無論易、書、詩、禮、春秋，傳經雖不必相同，然均喜言陰陽災異之說，若京氏易、書之洪範五行傳、董子春秋繁露，其最著者也。彼等生當君權特盛之日，祇能以天變可畏戒勵其上，實不得已，吾人不當以今日之科學眼光政治觀念訕笑之，故曰：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論其世，茲錄爲董子書中最純粹之一篇。孔仁孟義，一貫之於春秋，以春秋爲仁義法，雖事舉當時而義垂萬世。其言『以仁厚遠，遠而愈賢』之說，超宗法，超國家，超民族，完全爲一世界人類之愛，至於鳥獸昆蟲亦莫不愛，此儒者偉大之精神所培養於我中華民族性者實至厚也，至於治民之要，先飲食而後教誨，治身之要，先其事而後其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可以上追堯舜，無異聖言，下視荀揚，粹然儒者，絕無陰陽家氣息，可愛也。

【註釋】

晉靈公 晉襄公之子，虐而無道，殺膳宰，事見左氏傳宣公二年。彈大夫，事見公羊傳宣公六年。

公追齊師至。董子闕文，依上下文照補。公追齊師至，見僖廿六年；公追戎於濟西，見莊十八年，並詳公羊傳。

梁亡。春秋公羊傳，僖公十九年，「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左氏傳，「不書

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士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濇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

潰，秦遂取梁。董子引此事以爲自愛不愛民之證。

執轅濇塗。左傳，僖四年，齊與楚爲召陵之盟。陳轅濇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

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濇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

若出於陳蔡之間，共其資糧，其可也。」齊侯悅，與之虎牢，遂執轅濇塗。公羊以爲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桓公假塗

于陳而伐楚，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濇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黷子。赤狄潞氏，潞子嬰兒爲晉所執，遂滅赤狄。事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以爲黷子之爲善，惜其離于夷狄而未能合

於中國，與左傳之見逼於權臣，鄙舒者所見不同。

二四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一掌邦國四方之事，遂

四方之志，諸侯亦各國有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檣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水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例，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常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以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正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

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遠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

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作者傳略】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祖畿，父恕，三世仕魏。預以娶司馬氏女，黨於晉，嘗從鍾會伐蜀。又與賈充等共定律例。爲人博學多能，明敏富才略，時人號之爲杜武庫。以平吳功，爵當陽縣侯。常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經傳釋例、盟會圖、春秋長歷等書，備成一家之學。卒年六十三，武帝追贈征南大將軍，諡曰成。

【旨趣】

左氏春秋，其初與春秋十二公經別行，漢初如賈誼等雖明習左氏，太史公亦多援引其說，然今文家固不以左氏爲傳經之書也。自劉歆以來，始引傳證經，比附經義，與古文逸書、毛詩、逸禮，同爲今古學之分野。東漢李育、何休、治公羊，以左氏爲未得聖人深意，乃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休作公羊解詁，又追述育言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三篇。然當世古文之學大盛，賈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穎容、謝該皆爲左氏學。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鄭衆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而鄭玄復爲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難何休。時賈逵作左氏訓詁，服虔有左氏注，左氏之學，盛傳二家。魏晉之際，王弼、何晏、王肅諸人，故爲新異，竄亂五經，杜預專治左氏春秋，別爲左傳集解，亦多湮沒前人之說。然東晉以來，江左人文，言易則王弼註，書則王肅、偽孔傳，言左氏者惟知杜註，漢代經師之說日微，惟北方尙守服、鄭之學。唐人九經正義，春秋三傳，公羊則用何休，穀梁則用范甯，左傳則用杜預，以迄於今，並行於世。平心而論，杜氏釋例，以經之條貫，總歸於傳，傳之義例，建類於凡。謂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可四十有九，皆史之前修，乃一經之通體，因比其類附，次以變例，條列分明，可謂詳於義法。又以地名、譜系、歷數，相與爲四十部（土地名篇別附盟會圖，次釋例後，世族譜及春秋長曆又附之），與集解合行，比之一經一緯。圖史表譜之學，在衰漢之季已亡，惟杜預能起衰振敝，後世以義例圖譜治春秋者，莫先於預矣。茲篇特其序例，讀之可見全書之一斑。

【註釋】

史官 周官太史氏：「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達書名於四方。」

孟子曰三句 朱子云：「禱祀，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兇人之號。」以此名書者，寓記惡垂戒之意也。乘，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春秋，則錯舉四時以爲名也。

韓宣子適魯 事見春秋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韓宣子，晉大夫韓起也。

春秋昭明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惡人懼焉。」

非聖人孰能修之 此用左傳原文成十四年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

左邱明 文選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邱姓。魯左邱明之後。」則左邱當是複姓。論語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似不必爲

孔子弟子。

先經始事四句 傳或先經以始事。例如：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於我。」「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公娶於齊」

之類是也。後經以終善，例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黜噴於戚。」哀十五年，「乃言劉子自戚入衛」之類是也。依經以辨理，經有其事，傳辨其由。如隱公不書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之類是也。錯經以合異，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之類是也。

一經之通體 自此言寧之凡例，皆將會經義而發。

變例四句 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例如：稱「書」者，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也」之類。「不書」者，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之類。「先書」者，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其君。僖二年，「虜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虜，賄故也」之類。「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於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之」之類。「不言」者，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之類。「不稱」者，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之類。「書曰」者，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此外襄元年，「闞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俱是新意，以起新舊者，謂置舊例而用新例也。因舊翻新，故云變例。

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 此謂舊史本無其文，因以爲褒貶之義，見乎其間。如：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權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名，是皆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故因而用之。卽因舊爲新也。

發傳之體有三 卽上文發凡正例一，新意變例二，歸越非例三也。

爲例之情有五 成十四年，「秋，叔孫僖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九月，僖如以夫人嬖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僖十九年，「梁亡」，傳云：「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諸侯破緣陵」，傳曰：「不書

其人，有闕也。」此皆微言以見其義者。桓三年，「公至自唐。」傳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三）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出師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皆紀事有敘，而其文晦隱也。諸諱避者，如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等。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曰：「爲周公訪故也。」此所謂婉而成章也。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其柩。」皆非禮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買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事，則獻於王，王以暨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此所謂直書其事也。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襄二十一年，「特庶其以漆聞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忿衛侯兄之起而殺之，春秋書曰盜，不名，賤之也。三叛人竊地出奔，春秋書之，使惡名不滅。此所謂懲惡而勸善也。以上五例，皆杜氏以明左傳釋經之旨者。

【十數家】西漢賈誼有左氏傳訓詁，其後尹更始尹咸父子魏方進賈護劉歆之徒，世傳其學。東京以降，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服虔彭汪許淑穎容亦各有註說。賈服二家尤著。賈逵字叔伯，徵作春秋條例，逵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穎子嚴名容，杜以爲此四家差長，餘皆棄而不論。

右節錄公羊、董子、及杜預左氏傳序凡四篇，皆春秋大義之所在也。三傳異同之論，綵互兩漢，以

今日眼光觀之，以公羊傳經，以左氏入史，皆可各得其長，非謂左氏不傳經，特謂其更長於史事耳。至於春秋大義，公羊確有足多者，然必堅守託古改制之說，而後可以學公羊。公羊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因文以見意則可，固執其義以覈實其事則不可，如祭仲行權之說是也。儒家何以有此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發生於君權極盛之日，實亦至有興趣之一問題。意者孟子子大同一派與荀子小康一派在戰國秦漢之際，皆各自有其「民本」「君本」之對立的主張，民本說傾向堯舜揖讓，湯武革命，伊周放攝，爲君權論者事實所壓迫，乃或隱或顯，僅見之於此空言以自慰乎？亦掇拾前言者有意無意得此一端於老師宿儒乎？皆未可知也。然則公羊家之以妖異詭虛之說自飾，亦必自有其苦衷，讀者當虛心以求之可也。

第七組 唐宋諸儒之部

二五 韓愈·原道

二六 韓愈·原性

二七 李翱·復性書上

二八 張載·西銘

以上四篇，可略見唐宋間儒家之學術思想。

中國學術界，周秦之際，諸子爭鳴，各家皆自有其特殊之表現。自漢武以降，學術統於一尊，諸儒肆力訓詁，魏晉六朝註疏之學，又等而下之。政治權力既已奪學術思想之自由，諸儒復拘守一端以煩瑣自困，學殖既荒，民族精神益日趨衰敝。其時異軍特起者，在內則有崇尚老莊之玄學復興，在外則有佛教諸宗之開創，內不足者，求之於外，而有唐一代之譯業遂冠絕古今。唐人承隋楊南北混同之局，更加開展，四方鄉化，同時吸收異族文明亦最大最力。中世以後，儒者迫於佛教勢力之足以包舉宇內，過於楊墨遠甚，文起八代之衰之韓愈，乃繼孟軻之後而以衛道自任。其原道一篇，即推原孟子明倫之教，欲以相生相養，相愛相助，充實生動的人道精神，破除佛老虛無寂滅之神道鬼道，言最卓卓。原性一篇，調和孟軻荀卿性善性惡兩極端之論，折衷於孔子，皆有關係文字。李翱復性書析理甚微，是二人者，同啓宋儒探究性道之原，爲後代理學家之淵源所自。張子西銘，民胞物與之懷，更足以表示儒家之偉大氣象。錄此以見唐宋諸儒學術思想之一斑。

二五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所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

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肖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曰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

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繆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作者傳略】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少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兄卒，嫂鄭鞠育之。長能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常爲宣武節度使董晉及武靈節度使張建封推官，以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貶陽山令。憲宗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裴度平淮西，愈以行軍司馬贊襄其事，以功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觸帝怒，貶潮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及吏部侍郎，以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

【旨趣】

儒家之所謂道，人道也。人道之大端唯一曰仁，自人我兩方相對言之，則曰仁，曰義。孔子倡之，孟軻和之，二者皆出於人性自然之感發，非此不足以爲人。故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又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老氏薄仁義之行，別言道德，不知所謂道者，因任自然，已非生人之道；所謂德者，抱璞守素，尤乖進化之旨。佛家以虛無寂滅視人生，皆與儒家正心誠意修齊治

平之道不合。儒家以充實光輝勇猛精進之有猷有爲有守的精神，負生民之大任，而魏晉以來，竟使佛老之玄言象教，瀰漫天下之人心，上焉者蔑視現實之人生，置國家之艱危，民族之沈淪於不顧，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下焉者借佛老以炫惑當世，蠹蝕鼠耗，不事生產，奢欲豪縱，過於王公。至其蔑棄倫常則一也。昌黎憂之，乃著爲原道以救正當世，此文於先王政教之原，言之最爲扼要。其推論「窮」「盜」之所由起，由於食粟者多，亦極有見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世世相傳之道，尤爲宋儒持道統論者所本。惜其言「君」「臣」「民」三者之分職，過於率直，雖確屬當世實情，方之孟子之勞心勞力義亦相同，而辭則不免爲後人所詬病。

【註釋】

① 道學爲虛位 道德之實爲仁義，由仁義行之謂道，吾身果能居仁由義是爲德，故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道德之實非虛，道德之位則虛也。

② 道有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行動之準則不同，故其道亦異。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莊子曰：「盜亦有道，得」之類是也。

③ 德有凶有吉 如易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是也。

④ 照照子子 煦煦，小惠貌。子子，孤立貌。

⑤ 黃老子漢 黃老，即黃帝老子也。漢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帝文帝宗之，是爲中國道家祖述黃帝之濫觴。

⑥ 佛於晉魏梁隋之間 漢書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宇，以問於朝，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

法遍中夏焉。南北朝高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達摩等至中國者甚衆。

⑦ 荀與揚 荀卿，名況，著有荀子，見前。揚雄，字子雲，漢代儒者，著有太玄法言等書。

二六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

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

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

而處於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愛；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句趣】

論語，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孔子所教人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不空談性理也。又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天道神教之渺冥，無可致詰，不如人生行事之切實可憑耳。自後儒世碩、子思、孟軻、荀卿相繼發揮性與天道之旨，言人人殊，王充論衡曾一度評儒諸說（見論衡本性篇），未爲定論。韓子此文，乃援引論語『上知與下愚不移』及『中人以上，可以語下；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兩章，發爲性有三品之說，調和折衷，一時獨步。然其端仍發自王充，特昌黎行文爲更簡淨醒豁耳。讀此文，當與論衡本性合看。

【註釋】

① 叔魚 國語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鵝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繫，必以貽死。』

② 楊食我 昭二十八年左傳：初，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

③ 越椒 宣四年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其後越椒果以叛滅其宗。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雖然，性與情不相無也，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生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者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皆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能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

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

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儔存焉。與之言，陸儔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

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作者傳略】

李翱，字習之，唐人。嘗從韓愈學爲文章，辭致渾厚。元和初爲國子學博士，史館修撰。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又召爲禮部郎中，以病免。翱性峭直骨鯁，議論無所屈，以廬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貶少府監，後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旨趣】

習之所撰復性書凡三篇，爲中國宋元明以來理學家言心性者之始。翱嘗從韓愈遊，與愈均欲以道自任者。愈之闢佛老，欲以政教之力塞其源，卒無所爲。翱則取徑於佛老，入其室，操其戈矛。其言復性，首揭中庸性道之旨，中和之德，誠明之義，使儒家沈抑千餘年來之絕學，得以爲人所注意，不可謂其無卓絕過人之處。中篇取佛學禪宗一派之思想以釋復性工夫，下篇證以老莊無爲自然之理，「復命」「復初」之說以終結復性之意義，非深於佛老者不能兼取其長以自發其所有。然而思想混同，儒其表，佛老其裏，宋人之弊，翱實啓之。吾人視此爲中印文化交通以後，南北朝統一以來，魏晉隋唐間玄學佛學發達之結晶，亦無不可。

二八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曰吾其體；天地之帥，曰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作者傳略】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宋仁宗時，以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因僑寓爲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少喜談奇，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地，上書謁范文正公，范責之以「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言兵」，因手中庸一編受之，遂幡然有志於道。已求之佛老，又反而求之六經。嘉祐中，講易京邸。二程子嘗從之遊，甚相推重。以與王安石不合，託疾歸橫渠。嘗謂「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牽架而已」。欲與學者買田一方，劃爲數井，以推求先王之遺法，未竟其志而卒。

【旨趣】

張橫渠之學，於宋代爲濂洛關閩之關學一派，不及伊洛之多有傳人。然其識見之超卓偉大，亦爲宋代諸儒所不易及。嘗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自任之重如此。此篇語雖簡而涵義實富，其大意以天地爲父母，以保民爲純孝，窮性盡命以至於道，爲能踐形惟肖，知化窮神，開物成務，贊天地之化育，爲能善繼善述，蓋所得於易傳者甚大，於中庸尤所服膺，自受裁於范文正，切磋商於明道伊川，精思力踐，發爲此博大純粹之言，開示後學求仁之方，卽所以致身立命之道，此秦漢以後諸儒之所未有也。

【註釋】

一 西銘 橫渠嘗銘其書室之兩廂，東曰_〇乾愚，西曰_〇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_〇東銘_〇西銘，乃改_〇乾愚曰_〇東銘，訂頑曰_〇西銘。劉戴山曰：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今人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若是，頑者冥頑無知，一體之痛癢若不相關，此不仁之甚者也。故必須識得天地萬物與我爲一體而後可以言仁，故曰訂頑。

二 天地之塞 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於兩大之間者是也。此充塞於天地間之元氣，爲一切生物所由受生之本體，渾然而不可分，陰陽大化，陶鑄萬殊者，其形各有所寄耳。

天地之帥 孟子志氣之帥也。帥者，行有所主之謂。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帥，即所謂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以生民爲職志，則生生之義，即帥，卽性，二而一也。

物吾與 與者，相與爲友也。人與人彼此爲同類，猶之同胞之昆季；人與物彼此雖異類，猶之異姓之朋友。

聖其合德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孟子：『聖人與我同類者，』舜與人同耳。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 四句。詩：『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君子保恤斯民，使其相生相養相救相助，是猶人子之翼護其昆季然，事父母之道也。論語：『仁者不憂，』樂者樂吾心之求仁而得仁，不失天地之心，事天猶事親，故曰純孝。

踐形惟肖 世濟其惡者，無異爲天地不才之子；能踐形者，斯可謂肖子矣。孟子：『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聖人者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者也。

知化窮神 易繫辭傳：『知變化之道者，其如神之所爲乎！』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夫『化而裁之存乎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觀象制器以利民生，率性修道以畜民德，是能知化窮神，以贊天地之化育者，德可與天地參矣！故曰：『知化窮神，德之盛也。』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天工人其代之，』謂非繼善述之孝行乎？

崇伯子 禹爲崇伯繇之子。孟子：『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聞昌言則拜，』

「好善優於天下，故以禹爲能顧養。」

○類封人 左傳，類考叔感悟鄭莊公，君子引詩稱其「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定爲天下作人，編孝子之類，無已也。

○底豫 孟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豫，悅也。不弛勞者，君子能勞乃兒有濟。○猶之事親，養體養志，無不足以致其愉悅。

○申生 禮記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不欲行，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申生之行也。

○歸全 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終也。」曾子名。○伯奇 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入後妻之讒，虐其子。伯奇順父之命，無敢怨尤。

右錄原道、原性、復性、書、西銘四篇，綜合觀之，吾國儒家當唐宋之際，已自有其內在之覺醒。蓋已不安於「訓話」「註疏」之拘守繩墨，「辭章」「聲律」之徒肆紛華，而別求所以安身立命者。韓愈推求先王立政立教之由，欲修明政教，以排斥佛老之玄虛，其迹雖疏，然不失爲根本之論。李翱着重自我的內心之涵養省察，收聽返視，求之於幾微之間，此自漢迄唐諸儒之所未有也。北宋一代

歐陽修之本論，可以上繼韓愈，言其所未備，濂洛諸子，亦如李翱先入佛老之門，操其利器以掘發吾之寶藏，然後中庸性道之旨，易傳性命之原，遂奉爲吾儒內學之圭臬。宋明理學之發達，蓋導源於此也。張子西銘雖由莊生齊物之所感發，然禮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思想，已肇其端。孟子養氣一章，亦自有此氣魄，推仁孝之義，以經緯羣倫，不失吾儒饑溺天下之旨，尙非後世空談心性者可比。大程識仁篇，宜與比較互勘，定性書亦可與復性書合讀。

第八組 宋明清諸儒之部

二九 朱 熹·中庸章句序

三〇 王守仁·答顧東橋書節

三一 戴 震·孟子字義疏證·理節

三二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以上四篇，可略見宋明以來儒家學術思想之一斑。

宋明兩代，皆理學發達時代，清人別於漢人訓詁之學，謂之曰宋學。理學宗派，具詳於黃宗羲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兩書，舉其著者，南宋則有朱陸之爭，有明則有朱王之爭。然無論其爲道問學抑爲尊德性，爲窮理格物抑爲致良知，窮理者未必能窮天下之理，致知者亦未必能致吾之知，侈談性命，無補時艱，則久爲世詬病，此非倡導者之過，學者之過也。茲錄朱氏、王氏論學要旨各一首以見兩家之異同，朱王在當世皆自有其經濟學問，或以政績顯，或以事功著，均屬一代有數人傑，惜乎兩家門弟子徒驚空虛，恥言功利，儒者幹濟天下之實力，日益衰微，盛德大業，無由表現。戴氏之哲學思想崛起一代，與宋學蹊徑不同，其治學功夫遠追費、顧，近抗顏、李，此派學者頗欲返空談於實踐，致精力於事功，然積習難返；反理學者無非訓詁考據詞章，於人生日用益遠；曾氏事功彪炳一代，而其言學亦不外乎此，可知時代圍人爲何如也。其聖哲畫像記一篇，頗能賅括吾國歷代學術名家，取之以爲全書之殿焉。

二九 朱熹·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者，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者，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

陶伊傳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徵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之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

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作者傳略】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南宋徽州婺源人。父松，字韋齋，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失國，居延平尤溪城外，生熹，幼卽穎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卽位，訪求直言，熹上封事，以爲『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則義理所存，纖細畢照，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宰輔多主和議，罷歸。安貧守道，不與時政。其後除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入直祕閣，累官至轉運副史，煥章閣待制，祕閣修撰。卒贈寶謨閣學士，諡曰文。紹定時，追封徽國公。始居崇安，榜書舍曰紫陽草堂。又瓶草堂於建陽之雲谷，榜曰晦菴。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又更號遜翁。

慶元六年卒，時年七十一歲。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當時浙東學派如葉適、水心、陳亮、同甫及江西學派如陸九淵、九齡兄弟持說多乖，朱子與陳同甫爲義利、王霸之爭，乃目的上之差異；與象山兄弟爲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乃方法上之不同；惟朱子著述最多，從遊之人極盛。

【旨趣】

兩宋學派，以程朱爲巨擘。明道伊川主敬言仁，於六先生中與濂溪、橫渠均爲宋學之正統派。濂溪之學一傳爲二程，橫渠爲二程之學侶，早卒，門弟子甚微，惟洛學吸收當世學者甚衆，若謝良佐、游酢、楊時均其著者。楊龜山時一傳爲羅豫章，從彥，再傳爲李延平、侗，朱晦庵受學於延平，其一生之著述與受學之門人亦最多，當時雖有浙東及江西兩學派與閩派之朱學鼎立而三，然元明以來，言學者獨尊朱子，在中國學術史上，朱子上集宋學之大成，下爲異代所宗仰，雖漢之鄒玄，不是過也。本篇爲其四書集註中中庸章句序，不但敘述歷代心學相傳之妙旨爲最明白，卽建立其所自樹之心體論亦最有系統，讀之可以見朱學之大凡。

【註釋】

一 九執厥中 論語堯曰章，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九執其中，四海困窮，天譴永終。此孔子所諷誦古尚書之

辭。

○人心道心四句 見書大禹謨，駁論語堯曰章多十二字。人心道心，本爲一心，人心之能趨善成性者，卽爲道心，全爲俯欲所操縱者，卽爲人心。

○石氏之所輯錄 程氏門人及再傳弟子無石氏者，疑當作呂氏。呂大臨，字與叔，著有未發問答，程子釋中庸性道中和之語甚多。

○倍其師說 程子門人如呂希哲、晚瀾於佛，謝良佐時作禪語皆是。

三〇 王守仁·答顧東橋書節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行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如卽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闕，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

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爲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終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

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心，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心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

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

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之所謂氣拘氣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作者傳略】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父華，成化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少豪邁不羈，嘗縱觀塞上，經月始返。年十八，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以忤奄人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宸濠之變，守仁方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自吉安起兵討之，破南昌，擒宸濠以獻。兼江西巡撫，旋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年五十七卒，謚文成。嘗築室陽明山中講學，世稱陽明先生。

【旨趣】

顧璘，字華玉，亦字東橋，嘗從陽明問學，來書辨難，陽明答之。此書作於嘉靖四年乙酉，時陽

明五十四歲，在越，全書見傳習錄中。『性卽理也。』本爲程子所揭示之語。朱子『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卽申其說。特後學不知其義，不免使心與理歧而爲二，王學鑒於朱學之弊，務求知於窮理格物，而未能卽知卽行，故矯之以『心理合一，知行並進』之說。顧氏固執相沿之見，未能領悟，以爲王氏所指朱子晚年定論爲未安，故陽明開示之如此，全書甚長，此但節取三節，以見大概。

三二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節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稊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乾以易知，一知一於仁愛平恕也；坤以簡能，一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

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之謂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問：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

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於我，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於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者，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者，滅沒不見也。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蓋方其靜也，未感於物，其血氣心知湛然無有失，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動，則欲出於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天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所好，忘人之好惡，

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古人所謂天理，未有如後人所謂天理者矣。

問：以情絜情，而無爽失於行事，誠得其理矣。情與理之名何以異？

曰：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以秉持爲經常，曰則；以各如其區分，曰理；以實之於言行，曰懿德。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聖賢所謂理也。

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

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致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

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目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也哉？

問：宋以來，儒家之言，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今釋孟子乃曰：『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謂之同然。』是心之明，能於事情不爽失，使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非如有物焉具於心矣。又以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不可謂之理義。在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然人莫不有家，進而國事，進而天下，豈待聖智而後行事歟？

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多不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于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慙，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天下智者少而

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于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爲理，昔之人異于今人之一啓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勿以使下；所惡於下，勿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必其一己之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

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歟？

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於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而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氣血，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之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

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問：後儒謂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于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于事靡不得理；是求理于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

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諸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

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歟？

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子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卽老莊釋氏之說，朱子亦屢言人欲所蔽，皆以爲無欲則無蔽，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

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偏，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

【作者傳略】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清休寧人。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讀書一字必求其義，羣經子史之外，程朱陸王及清初顧黃王閻諸家書，無所不窺，尤精句股律歷星象輿地音韻之學。年甫二十以通博淹貫驚四方賢豪長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至京師，獲交錢大昕、秦蕙田、王鳴盛、紀昀、朱珪等，咸詫爲奇才，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乾隆四十二年卒。生平撰述甚富，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金壇段玉裁皆其弟子。

【旨趣】

東原爲學，上至名物制度，下至聲韻訓詁，皆有極精之造詣。其言義理，一反於宋明諸儒。蓋宋明理學，於宇宙論則言理氣，於心論則言性理，於方法論則言「存理去欲」，無一而不言理，及其弊也，所謂理者無非一己意見之私，於天下事又徒持胸臆以爲斷，好拂人之性，絕人之情，寢至濠橫之家，則借自以爲理之理，怙惡負勢，使天下之人不死於法而死於理。故東原言理，一本於人情之至公以矯之。此篇特節錄其孟子字義疏證之一，雖不足以賅其學說之大凡，而以經解經，實事求是，極有科學思想，清代漢學者之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註釋】

① 孟子字義疏證 戴氏所著書名。初作原善三篇，論性二篇，繼廣之爲此書，約在乾隆三十年以後。全書釋「理」，「天道」，「釋」性，「釋」才，「釋」道，「釋」仁義禮智，「釋」誠，「釋」極，「各章皆極精粹。專申六經本旨，一反宋儒鑿空臆斷之性理說，時人多不解，章實齋甚推重之。

② 易簡 易繫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云云。「易」者，自然大化之流行，變動不居，生生無已。「簡」者，靜默專一，受所施而能暢。就乾坤言，則曰易簡；就人事言，則曰知能。戴氏以仁智之德釋之，乃專從有親有功之德與樂立說。

③ 子產言 春秋昭七年左氏傳，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④ 曾子言 未知所本，疑見大戴記中。

⑤ 莊周書則曰各句 莊子天道，「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蟄足以挽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此節引其言，以證周敦頤通書之旨，與老莊之說爲近。

三三一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鶩綏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攷，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

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 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史之典，六藝之子，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余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攢有宋五子之術，以爲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

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義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稍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路，雖百世可知也。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獨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攷，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攷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

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攷，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攷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班馬之才，誠不可以一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攷據也。此三

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估畢啣，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閭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業司，而或中或罷；爲學者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作，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有於報；己則自晦，何

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管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作者傳略】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清湘鄉人，道光進士。咸豐初累擢吏部侍郎。會太平軍勢盛，國藩適丁憂在籍，乃奉朝命編練鄉勇。後督率所部鄉勇，收復武漢及沿江各地。同治三年，又克復金陵，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調直隸總督，旋任兩江總督，卒贈太傅，諡文正。國藩學宗程朱，居官治軍，雅有儒者風，樂與當時賢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相切劘。所爲古文，深宏駿邁，得陽剛之美，自謂欲以戴段之學力，發爲班馬之文章。論學不主一家，剷除漢宋門戶之見，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缺一不可，有曾文正全集若干卷。

【旨趣】

古今聖哲之士多矣！茲所取者，各有其不可及處。文周孔孟之聖爲百代所宗無論矣。班用左莊之才華，葛陸范馬之德業，周程朱張，則孔學中興之巨擘也。其餘於文則韓柳歐曾，於詩則李杜蘇黃，亦有其可稱者。清代學者之造詣，尤非前代可及。若許若鄭之於漢，若杜若馬之於唐，於宋，殆不一其人焉。而僅取顧秦姚王者隘矣！雖然，此曾滌笙氏一人好尚之所及，學者若欲窺一代學術之大凡，當然不限於此。居今日而言學術，亦非「義理」「考據」「詞章」之所得而範圍，惟此文有一精義極可取，則「無所於祈，何有於報」之說是也。吾人具此「但事耕耘」之勇力，無論德業學業，必有相當成就，樂在其中矣，遇不遇何足計乎！

【註釋】

① 經籍考 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有經籍考一門，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所存各書。每書略述其內容，若陳振孫書錄解題之例。

② 文淵閣 在北下紫禁城內，清乾隆中仿四明范氏天一閣所建，內貯四庫全書。直閣校理，官名。

③ 宣宗 清宣宗，名旻寧，年號道光。

④ 四庫全書 清乾隆三十年，開館徵天下書籍，歷十餘年，成四庫全書，以「經」「史」「子」「集」分類，故稱四庫。

蓋用散書之體也。分鈔七分，建七閣以貯之。文淵閣在奉天，文津閣在熱河，文源閣在圓明園，燬于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文匯閣在揚州，文宗閣在金山，均燬于洪楊之亂；文瀾閣在杭州，洪楊時亦散失，有丁丙者收拾補鈔，遂復舊觀，今尙存。

③紀澤 曾紀澤，字劼剛，國藩之子。其學博通中外，歷聘歐洲各國，與俄人力爭伊犁交涉，新疆賴以得全，卒諡惠敏。

④武梁祠 在山東嘉祥縣武宅山，其地有漢從事武班墓，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孝子、賢婦畫像，各有小字識其旁，亦有爲贊文者。蓋當時阡墓，多有此製云。

⑤魯靈光殿 靈光殿爲漢景帝子魯恭王所立。蓋亦圖畫古帝王后妃忠孝貞烈之狀，以爲勸戒者也。

⑥列女傳 漢劉向撰，有頌有圖，傳七篇，頌一篇，圖一篇。今圖已佚，宋本尙有圖，相傳爲顧頤之畫，世有摹刻者。

⑦陸敬輿 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甚見親任。後從幸奉天，詔書旁午，皆出贊手。武夫悍卒，無不感泣。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爲人所讒，貶忠州別駕。在朝奏議，爲後世所宗。有陸宣公翰苑集。

⑧范希文 范仲淹，字希文，宋舉縣人。爲秀才時常以天下爲己任。仁宗時與富弼率兵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旋召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當其鎮守延安時，夏人相戒莫敢犯。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卒諡文正。有丹陽集及奏議尺牘等行世。

⑨司馬君實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西夏縣人。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議王安石新法之害，出居洛。宣仁太后臨朝，光

入爲相，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諡文正。著有資治通鑑、獨樂園集、寄議等。

○劉向 字子政，楚元王之四世孫。爲人簡易無威儀，耑積思於經術。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時王氏擅權，向終不得大用。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其子歆，字子駿，與父向領校祕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經籍目錄之學，實自歆始。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大爲羣儒所訕，且忤執政，出爲太守。王莽篡位後，引爲國師。

○周程 周敦頤，字茂叔。其弟子程灝，字伯純；程頤，字正叔；與張載俱北宋大儒。世以朱子並號曰周程朱張。此云五子即此五人。其學術大要見宋元學案、中濂溪學案、明道學案、伊川學案、橫渠學案、晦庵學案。

○子雲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好學博覽，不爲章句訓詁，口吃不能劇談，而有滄深之思，嘗作甘泉、河東、長楊等賦。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已見原道篇註。

○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初與枚乘等俱爲梁王客，武帝見相如所作子虛賦，悅而召之。相如更奏上林賦，其所撰詞賦甚多。漢魏六朝人咸奉爲圭臬云。

○匡衡 漢東海人，字稚圭，善說詩。累官至太子太傅。朝廷有政議，輒引經以對。元帝時爲相，不敢忤石顯，成帝時爲王莽所劾，章以事免。

○八書 史記中八書：一禮書，二樂書，三律書，四曆書，五官書，六封禪書，七河渠書，八平準書。班固作漢書列十志，一律曆

志，二禮樂志，三刑法志，四食貨志，五郊祀志，六天文志，七五行志，八地理志，九溝洫志，十藝文志。

〔杜氏通典〕杜佑，字君卿，唐萬年人。官至司徒，封岐國公。嘗就劉秩所撰政典而補其缺漏，益以新禮，爲二百篇，名曰通典。考唐以前掌故者，以此爲淵海焉。

〔馬端臨通考〕馬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博極羣書，元時爲台州學教授，遠近重之。所著文獻通考，因通典而廣之，爲二十四門，三百餘卷。

〔鄭志〕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博學強記，遇藏書家，必借留，盡讀乃去。經史百家學術，咸有著述。紹興中，給筆札，令鈔所著書，因成通志。爲通史之體，紀傳表志咸備；而其精力，尤在二十略云。

〔許鄭〕許卽許慎，字叔重，東漢汝南人。少博通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十四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後世言小學者皆宗之。鄭謂鄭玄，字康成，東漢高密人。源注羣經，爲後世經學之大宗。

〔王伯厚〕王應麟，字伯厚，宋慶元人。學問該博，所著有困學紀聞、玉海等書。

〔顧亭林〕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崑山人。入清不仕，周游四方，以書自隨，後卒於華陰。其學長於考證，而亦不肯輕宋儒朱子之說，著述甚多，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

〔張蒿菴〕張爾岐，字稷若，濟陽人。明李諸生，入清不仕。恪守程朱之說，篤志力行，卓然經師，尤精三禮，顧亭林自以爲不

如。

【江慎修】江永，字慎修，清婺源人。博通古今，于三禮功尤深，嘗一至京師，方苞、吳統質以禮經疑義，皆大折服。所著除三

禮外，律呂音韻曆算，咸有撰述。爲戴東原所服，世並稱爲江戴。

【蔡慈山】字樹聲，清蕪陽人。乾隆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諳文藝。所著有五禮通攷，旁及樂律、算法、地理，爲說禮之淵藪。

【姚鼐】字姬傳，清桐城人。乾隆進士，研精經學，破除漢宋門戶之見。著有九經說、三傳補註等書。而尤以古文名重天下，手選古文辭類纂，義例甚嚴，其後因有桐城派之名。學者稱爲惜抱先生。

【王念孫】字懷祖，直隸郵人。嘗從戴東原問學，畢生致力於著述，尤長于聲音訓詁，著有廣雅疏證。

【倍稱】漢書：「當其年者，半買而賣，亡者收倍稱之息。」注：「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即倍取之意也。

右錄宋王二家之外，清代僅有戴東原、曾滌笙二氏，非取舍有何異同，實爲篇幅所限耳。清初若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孫夏峰，皆一代學人，光華絕世，闔胡惠氏之治經，萬氏全氏之治史，亦迥出儕輩，尤以李二曲、顏習齋出自孤寒，苦學名家，爲不可及。顏氏以實踐實用主義矯前人空言治學之非，爲一時代之先導。乾嘉以後，名儒輩出，漢宋分馳，江戴王段，特其著者。其他如章實齋、崔東壁、吳軍突

起，誰偉力雄，方之古人，尤無愧色。道咸同光之間，雖勢未臻，不無健者。曾氏特以功業顯著一時，於學術尙未能自立門戶。然以國勢日蹙，傷時之士，求所以救濟國家民族者多途，卒之無以自拔於積貧積弱之局，至於今而滅亡之禍益迫，以余論之，則歷代學人不能辭其咎也。何以言之？吾國自三代以來，學術思想不離於民生日用，聖哲才知之士，究心於天人之際者，於人則以開物成務爲先，於天則以知化窮神爲極，故人文進步，能使「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皆得一致進展。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觀於古先聖王之法象制器，與神物以前民，其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者，何其備也。自六府三事之治衰，五行之用，所以資民之生者，乃爲陰陽家惑世之符契。儒者上不能復堯舜公天下之心，下不能建三代井田之制，有若禹之治水，益之掌火，得以直接指導民生，實現其富而後教之主張，從弋取功名以趨時尚者，蓋亦夥矣！通經致用之謂何？及激於佛老，乃趨而言心言性，欲以遠其義理之真，雖充其仁至義盡之探，何補於民生國計，則學術之空疏無用，不能爲之辯也。往者陳同甫慷慨一時，顧炎武激昂異代，卒不能挽積重之勢，彼饑寒而無告者，其孰使之然哉！吾以爲今而後言學術，必須以充實生動的人道精神，建築於優良生產技術之上，人人運用其生存的智慧和人類永無不平不足不良之缺憾，斯可矣。



3.00